

ワ 4
6640
27







五禮通考卷第六十九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寶泰撰田編輯

兩淮都轉鹽運使德水盧見曾

李天保總督蘇州都察院方觀承同訂

直隸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宗元 參校

吉禮六十九

宗廟制度

周禮天官典絲凡祭祀共黼畫組就之物

注以給衣服冕旒及依盥巾之屬白

與黑謂之黼采色一成曰就 疏言凡祭祀者謂祭祀天地宗廟社稷山川之等故言凡以廣之云其黼畫者凡祭服皆畫衣繡裳但裳繡須絲衣畫不須絲而言其絲者大夫以上裳皆先染絲則元衣亦須絲為之乃畫故兼衣畫而言之也組就者謂以組為冕旒之就故組就連言之云之物者謂絲之物色其之又曰云以給衣服者經云其據王而言注云給據臣而言鄭欲見尊卑皆授絲物也言衣服釋經黼畫但周之冕服九章衣五章裳四章龍衣以下直言黼者據美者而言謂若詩云元衮及黼周書云麻冕黼裳之類云冕旒者釋經組就謂若弁師云十二就之等云及依者亦釋經黼此據祭祀謂若掌次大旅上帝設皇邸邸即屏風為黼文云盥巾者亦釋經黼謂若幕人職云王巾皆黼之類云之屬者殯有知者于椁上及納黼丹朱之類也云采色一成曰就者謂若典瑞云五采五就弁師十一就之等皆是采色一成為就也

薛氏季宣曰天子之巾曰黼巾位曰黼依無非黼也天子佩白玉而元組素

絲組之良馬五之則馬與佩亦用組也然祭祀之用絲者莫急于冕服黼畫則

宗廟制度



其服也組綬則其冕也在衣而縹在裳而黼黻之于裳則黼矣此曰黼畫者周人以黼為尚耳詩曰元衮及黼書曰麻冕黼裳此典絲之所以首黼畫也天子纁旒十有二就成就也曰組就者以組為就故典絲言良工者其致美乎黼冕之意歟

禮記月令季夏之月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故

無或差貸注婦官染人也采五色

黑黃蒼赤莫不質良毋敢詐偽注質正也良善也所用染者當得真采正善也以給郊

廟祭祀之服外命婦

仲秋之月乃命司服具飭衣裳文繡有恆制有小大度

有長短衣服有量必循其故冠帶有常注謂祭服也文謂畫也祭服之制畫衣而繡裳

疏此云文繡又下文別云衣服有量故鄭知此經謂祭服也經云具飭衣裳以文為畫也云祭服之制畫衣而繡裳者案尚書咎繇謨云子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是衣畫也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繡是裳繡也畫色輕故在衣以法天繡色重故在裳以法地也

祭義遂朱綠之玄黃之以為黼黻文章服既成君服以

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疏義蠶是婦人之事婦人不與外祭故云以祀先王先公

春秋桓公二年左氏傳裘冕黻珽注裘畫衣也冕冠也黻韋鞞以蔽膝也珽玉笏也若今吏之持

簿疏畫衣謂畫龍于衣祭服元衣纁裳詩稱元裘是元衣而畫以裘龍裘之言卷也謂龍首卷然王藻曰龍卷以祭知謂龍首卷也尚書益稷云帝曰子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繡言觀古人之象謂觀衣服所象日月以至黼黻十二物皆衣服之所有也華蟲以上言作會宗彝以下言繡繡則一者雖在於服而施之不同冬官考工記畫績與繡布采異次知在衣則畫之在裳則刺之故鄭元禮注及詩箋皆云衣績而裳繡以此知裘是畫文故云衣畫也衣以下章數鄭元注司服云有虞氏十二章自日月而下至周而日月星辰畫于旒旗又登龍于山登火于宗彝冕服自九章而下如鄭此言九章者龍一山二華蟲三火四宗彝五在衣藻六粉米七黼八黻九在裳鷩冕者去龍去山自華蟲而下七章華蟲一火二宗彝三在衣餘四章在裳鷩冕者去華蟲去火五章自宗彝而下宗彝一藻二粉米三在衣餘二章在裳鷩冕者去宗彝去藻三章自粉米而下粉米一在衣餘二章在裳元冕者其衣無畫裳上刺黻而已杜昭二十五年數九文不取宗彝則與鄭異也冠者首服之名冕者冠中之別流故云冕冠也世本云黃帝作冕宋仲子云冕冠之右疏者禮文殘缺形制難詳周禮弁師掌王之五冕皆元冕朱裏止言元朱而已不言所用之物論語云麻冕禮也蓋以木為幹而用布衣之上元下朱取天地之色其長短廣狹則經傳無文說三禮圖漢禮器制度云冕制皆長尺六寸廣八寸天子以下皆同沈引董道說服志云廣七寸長尺六寸應劭漢官儀云廣七寸長八寸沈又云廣八寸長尺六寸者天子之冕廣七寸長尺二寸者諸侯之冕廣七寸長八寸者大夫之冕但古禮殘缺未知孰是故備載焉司馬彪漢書輿服志云孝明帝永平二年初詔有司



采周官禮記尚書之文制冕皆前員後方朱裏元上前垂四寸後垂三寸天子白  
玉珠十二旒三公諸侯青玉珠七旒卿大夫黑玉珠五旒皆前無後此則漢法  
耳古禮鄭元注弁師云天子衮冕以五采繅前後各十二旒旒有五采玉十有二  
鷩冕前後九旒毳冕前後七旒希冕前後五旒元冕前後三旒皆皆五采玉十有  
二上公衮冕三采繅前後九旒旒有三采玉九侯伯鷩冕三采繅前後七旒旒有  
三采玉七子男毳冕三采繅前後五旒旒有二采玉五孤卿以下皆二采繅二采  
玉其旒及玉各依命數耳謂之冕者冕冕也以其後高前下有俛仰之形故因名  
焉蓋以在上位者失于驕矜欲令位彌高而志彌下故制此服令貴者下賤也散  
鞞制同而名異鄭元詩箋云芾大古蔽膝之象也冕服謂之芾其他服謂之鞞以  
韋爲之故云蔽韋鞞也詩云赤芾在股則芾是當股之衣故云以蔽膝也鄭元易  
緯乾鑿度注云古者田漁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後王易之以布帛  
而獨存其蔽前者重古道而不忘本也是說蔽鞞之元由也禮記明堂位云有虞  
氏服敝言舜始作教也尊祭服而異其名耳未必此時始存象也加冕服謂之鞞  
者易云未紱方來利用享祀知他服謂之鞞者案上禮禮上服皮弁元端皆服鞞  
是他服謂之鞞以冕爲主非冕謂之他此欲以兩服相形故謂鞞爲韋鞞散之與  
鞞祭服他服之異名耳其鞞制則同玉藻說元端服之鞞云鞞君朱大夫素士爵  
韋發首言鞞句末言韋明皆以韋爲之凡鞞皆象袞袞色言君朱大夫素則尊卑之  
鞞直色別之而已無他飾也其鞞則有文飾焉明堂位曰有虞氏服敝夏后氏山  
巵火尚龍章鄭元云敝冕服之鞞也舜始作之以尊祭服禹湯至周增以畫文後  
王鞞飾也山取其仁可仰也火取其明也龍取其變化也天子備焉諸侯火而下  
卿大夫山士韋鞞而已是說鞞之飾也玉藻曰鞞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  
鞞五寸肩革帶博二十鄭元云鞞五寸亦謂廣也鞞中央肩兩角皆上接革帶以  
繫之肩與革帶廣同是說鞞之制也記傳更無鞞制皆是鞞義明其制與鞞同經  
傳作鞞或作鞞或作鞞音義同也徐廣車服儀制曰古者鞞如今蔽膝戰國連兵  
以鞞非兵飾去之漢明帝復制鞞天子赤皮鞞膝蔽膝古鞞也然則漢世蔽膝猶  
用鞞皮鞞晉以來用絳純爲之是其古今異也以其用絳故字或有爲絳者天子

之笏以玉爲之故云珪玉笏也管子云天子執玉笏以朝日是有玉笏之文也禮  
之有笏者玉藻云凡有指畫于君前用笏造受命于君前則書于笏釋名曰笏忽  
也君有命則書其上備忽忘也或曰笏可以簿疏物也徐廣車服儀制曰古者貴  
賤皆執笏即今手板也然則笏與簿手板之異名耳劉志稱秦宓見太守以簿擊  
頰則漢魏以來皆執手板故云若今吏之持簿玉藻云笏畢用也因節焉言貴賤  
盡皆用笏因節以示尊卑其上文云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  
士竹木象可也鄭元云球美玉也文猶飾也大夫士飾竹以爲笏不敢與君並用  
純物是其尊卑異也大夫與士笏俱用竹大夫以魚須飾之士以象骨爲飾不敢  
純用一物所以下人君也用物既殊體制亦異玉藻云天子指璆方正于天下也  
諸侯茶前詘後直讓于天子也大夫前詘後讓無所不讓也鄭元以爲謂之璆璆  
之言璆然無所屈前後皆方正也茶謂舒暢所畏在前也鬪殺其首屈于天子也  
大夫上有天子下有己君故首末皆鬪前後皆讓是其形制異也其長則諸侯以  
下與天子又異璆一名大圭周禮典瑞云王晉大圭以朝日是也冬官考工記大  
圭長三尺天子服之是天子之璆長三尺也玉藻云笏度二尺有六寸短于天子  
蓋諸侯以下  
度分皆然也

**帶裳幅舄** 注帶革帶也衣下曰裳幅若今行膝也舄履也舄復履 疏下有鞶是紳  
云男子有鞶革者示有金革之事然則示有革事故用革爲帶帶爲佩也昭十二  
年傳云裳下之飾也經傳通例皆上衣下裳故云衣下曰裳幅與行膝今古之異  
名故云若今行膝詩云邪幅在下毛傳曰幅偏也所以自偏束也鄭箋云邪幅如  
今行膝也偏束其脛自足至膝膝訓緘也然則行而緘足故名行膝邪束之故  
名邪幅舄者履之小別鄭元周禮履人注云履下曰舄然則舄之與履  
下有鞶復爲異履是總名故云舄復履謂其履下也鄭元又云天子諸侯吉事皆  
舄舄者冕服之舄白舄者皮弁之舄黑舄者元端之舄其士皆著屨屨者爵  
弁之履白履者皮弁之履黑履者元端之履其卿大夫服冕者亦赤舄餘服則履

宗廟制度



其王后祿衣元鳥揄狄青鳥闕狄赤鳥鞠衣黃屨展衣白屨祿衣黑屨其諸侯夫人及卿大夫之妻合衣狄者皆鳥其餘皆屨其鳥之飾用對方之色赤鳥黑飾是也屨之飾用比方白屨黑飾是也

**衡紘紘紘** 注衡維持冠者統冠之垂者紘纓從下而上者維冠上覆 疏此四物者皆冠之飾也周禮追師掌王后之首服追衡笄鄭司農云衡維持冠者鄭元云祭服有衡垂于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統縣璣彼婦人首服有衡則男子首服亦然冠由此以得支立故云維持冠者追者治玉之名于后之衡以玉為之故追師掌焉弁師掌王之五冕弁及冕皆用玉笄則天子之衡亦用玉其諸侯以下衡之所用則未聞統者縣璣之繩垂于冠之兩旁故云冠之垂者魯語敬姜曰王后親織玄紘則統必織線為之若今之條繩鄭元詩箋云充耳謂所以縣璣者或名為統織之人若五色臣則三色是也條必雜色而魯語獨言元者以元是天色故特言之非謂純元色也紘纓皆以組為之所以結冠于首也纓用兩組屬之于兩旁結之于領下垂其餘也紘用一組從下屈而上屬之于兩旁垂其餘也紘纓同類以之相形故云紘纓從下而上者弁師掌王之五冕皆玉笄朱紘祭義稱諸侯冕而青紘士冠禮稱緇布冠青組纓皮弁笄爵弁笄緇布冠鄭元云有笄者屈組為紘垂為飾無笄者纓而結其條以其有笄者用紘力少故從下而上屬之無笄者用纓力多故從上而下結之冕弁皆有笄故用紘緇布冠無笄故用纓也魯語稱公侯夫人織紘知紘亦織而為之士冠禮言組纓組紘知天子者侯之紘亦用組也緇冠上覆者冕以朱為幹以元布衣其上謂之緇論語尚書皆云麻冕知其當用布也弁師掌王之五冕皆元冕知其色用元也孔安國論語注言績麻三十升布以為冕即是緇也鄭元玉藻注云延冕上覆也此云冠上覆者冕冕通名故此注衡及紘皆以冠言之其實悉冕飾也

**昭其度也**

注尊卑各有制度 疏此上十二物者皆是明其制度哀伯思及則言無次第也鄭元觀禮注云上公衮無升龍天子有升龍有降

龍是衮有度也冕則公自衮以下侯伯自鷩以下是冕有度也黻則諸侯以下卿大夫山是黻有度也斑則玉象不同長短亦異是斑有度也衮鷩鷩裳四章雉冕希冕裳二章是裳有度也鄭元履人注云王吉服鳥有三等亦鳥為上冕服之鳥下有白鳥黑鳥王后祭服鳥有三等元鳥為上禕衣之鳥下有青鳥赤鳥是鳥有度也統則人君五色臣則三色是統有度也天子朱紘諸侯青紘是紘有度也其帶幅衡紘則無以言之傳言昭其度也明其尊卑各有制度

**火龍黼黻**

注火畫火也龍畫龍也白與黑謂之黼形若斧黑與青謂之黻兩火也鄭元云形如半環然又曰水以龍鄭元云龍水物畫水者并畫龍是衣有畫火畫龍也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考工記文也其言形若斧兩已相戾相傳為說孔安國虞書傳亦云黼若斧形黻為兩已相背是其舊說然也周世衮冕九章傳唯言火龍黼黻四章者略以明義故文不具舉衣之所畫龍先于火今火先于龍知其言不以次也

**昭其文也**

注以文章明貴賤

國語魯語公父文伯母曰王后親織玄紘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紘繩卿之內子為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 注說云統冠之垂前後者昭謂統所以縣璣當耳者既織統又加之以紘繩也冕曰紘紘纓之無紘者也從下而上不結統冕之上覆也卿之適妻曰內子大帶緇帶也命婦大夫之妻也祭服元衣纁裳列士元士也既成祭服



又加之以朝服也朝服天子之士皮弁素積諸侯之士元端委貌庶士下士也下士庶人社春分祭社也事桑之屬也冬祭曰烝烝而獻五穀布帛之功也績功也辟罪也

孟子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注衣服祭服 疏衣服無以致備則不敢祭社稷宗廟

楊氏復儀禮旁通圖冕弁門冕弁制度等降見于儀禮周禮禮記者互有詳略鄭注賈疏又各有

得失今卷圖以見之

冕圖凡冕上元下纁前後有旒低前一寸二分故取其低而謂之冕冕同而服異曰衮冕曰鷩冕曰毳冕曰希冕曰元冕皆因服之異而名之耳冕之制雖同而旒玉有

多少等降亦不同也

王冕

大裘而冕衮冕 鷩冕 毳冕 希冕 元冕

王祀昊 王享先 王享先 王祀四 王祭社 王祭羣

天上帝 王 覲 王饗射 望山川 稷五祀 小祀

祀五帝 禮天子 亦如之 衮冕負

衮依衣者神 之上也 續之繡 章衣衮 衣而冕 南鄉以 俟諸侯 見諸周 禮司服 注云王 受朝觀 于廟則 衮冕



司服掌王之五冕  
 今衮冕而上又有  
 大裘而冕則六冕  
 矣陳祥道曰司服  
 王祀昊天上帝則  
 服大裘而冕祀五  
 帝亦加之饗先王  
 則衮冕禮記曰郊  
 之祭王被衮以象  
 旒則天數也鄭司  
 農曰大裘羔羊裘  
 服以祀天示質也  
 合周官禮記以考  
 之王之祀天內服  
 大裘外破龍袞龍  
 袞所以襲大裘也  
 蓋先王祀天以冬  
 至之日為主而裘  
 又服之本也故云  
 大裘以文之以袂  
 言之即是冕周禮  
 天官屨人凡四時  
 之祭祀以宜服之  
 則凡事上帝之祀  
 不必服大裘貴得

時之宜耳月命孟  
 冬天子始裘先儒  
 謂服大裘以祭地  
 祇非也

旒

鄭人  
 表之冕  
 蓋十二  
 旒為創賈疏曰五采每玉相去一寸就成也以一玉為一成結  
 以爲創賈疏曰五采每玉相去一寸就成也以一玉為一成結  
 衮服之使不相并也弁師掌玉五冕皆元冕朱裳延紐五  
 冕說見采纁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纁鄭氏謂纁  
 不言皆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纁鄭氏謂纁  
 冕五旒元冕三旒也延冕之覆在上組小鼻在武笄所  
 貫也纁雜文之名也合五采絲為之繩垂于延之前後  
 朱絃以朱組為絃也絃一條屬兩端于武蓋上元為延  
 下朱為裏約之以武設之以紐貫之以笄固之以絃

冕十二旒九旒旒十七旒旒十五旒旒十二旒旒十  
 旒十二玉二玉纁玉二玉纁玉二玉纁玉二玉纁玉  
 纁玉五采五采 五采 五采 五采

服

玉璜  
 玉璜  
 朱絃  
 元衣纁裳同上七章同上五章同上三章同上

五禮通考卷之六 宗廟制度



九章

龍

華蟲

火宗彝

藻衣為績

黼粉米

黻

刺裳為繡

案觀禮注

九章天子

有升龍對

降龍上公

衮無升龍

華蟲

衣

藻

粉米

黼

裳

宗彝

衣

粉米

黼

裳

粉米

衣

黼

裳

陳云衣亦畫也

衣無又

裳刺黻

而巳是

以謂元

焉

古天子冕服十二章周以星辰日月畫于旌旗所謂三辰旂昭其明也而冕服九章登龍于山登火于宗彝尊其神明也華蟲雉也亦曰鷩獸細毛也宗彝有虎雌之飾而畫衣有宗彝之章故書謂之宗彝周禮謂之鷩冕虎取其義雉取其智 鄭注 今案周天子九章乃鄭氏一家之說云耳司康上公白裘冕而下侯伯自鷩冕而下大夫裘冕九章鷩冕七章上公既自裘冕而下則上而天子當有十二章猶日月星辰之象不言可知鄭說恐未可以為據也

執鎮圭增大圭朝諸侯則執瑁圭

素帶朱裏終辟

朱鞅 鞅同裳色

佩白玉而元組綬

赤舄 配冕服黑絢總純

右王之五冕祭服朝覲會同大會皆用之此外于事之重者亦用之如王養老則冕而總干耕籍則冕而乘耒是也若天子以日視朝則弁而不冕

公侯伯子男冕服

上公衮

纁九就

前後九旒

玉纁三

采朱白

蒼賈疏

云公纁

玉同文

侯伯鷩

纁七就

前後七旒

玉纁三

采朱白

蒼賈疏

云公纁

子男毳

纁五就

前後各

五旒

玉纁三

采朱白

蒼賈疏

云公纁



者唯有  
一冕以  
冠五服

上公自衮冕而下其服五侯伯自鷩冕而下其服四子男  
自毳冕而下其服三若助祭則隨事用之如王祭羣小祀  
元冕則助祭者亦元冕是也若朝王則各服其服如上公  
衮冕侯伯鷩冕是也 又觀禮侯氏神冕釋幣于禴注禴  
冕者衣禴衣而冕也禴之為言埤也天子六服大裘為上  
其餘為禴 案注云天子大裘為上其餘為禴以此例推  
之上公衮冕為上其餘為禴侯伯鷩冕為上其餘為禴所  
謂侯氏神冕釋幣于禴者謂用禴冕釋幣也 又諸侯非  
二王後其餘皆元冕而祭于已玉藻云諸侯元端以祭注  
端當為冕字之誤也言用元 元冕非用元端也 祭注  
之重者亦用之如諸侯冕而親迎是也若諸侯以日視朝  
則弁而不冕

雜附

公執桓圭 侯執信圭 伯執躬圭

子執穀璧 男執蒲璧

諸侯素帶終辟 不朱裏

朱鞮 鄭氏釋斯于詩曰蒞天子純朱諸侯黃朱又詩曰赤芾在股亦蒞金

芾是也芾與鞮同

佩山元玉而朱組綬

赤舄 詩曰赤舄几几元冕赤舄赤芾金舄用公及諸侯冕服之舄也赤舄謂之金舄鄭氏謂金舄黃朱色也諸侯之芾亦黃朱則舄用黃朱宜也

王公卿大夫及諸侯孤卿大夫冕服 此下經無正文皆先儒推說

王之三公王之孤卿王之大夫

鷩冕 纁冕 希冕

纁八就 纁六就 纁四就

前後各八旒旒 前後各六旒旒 前後各四旒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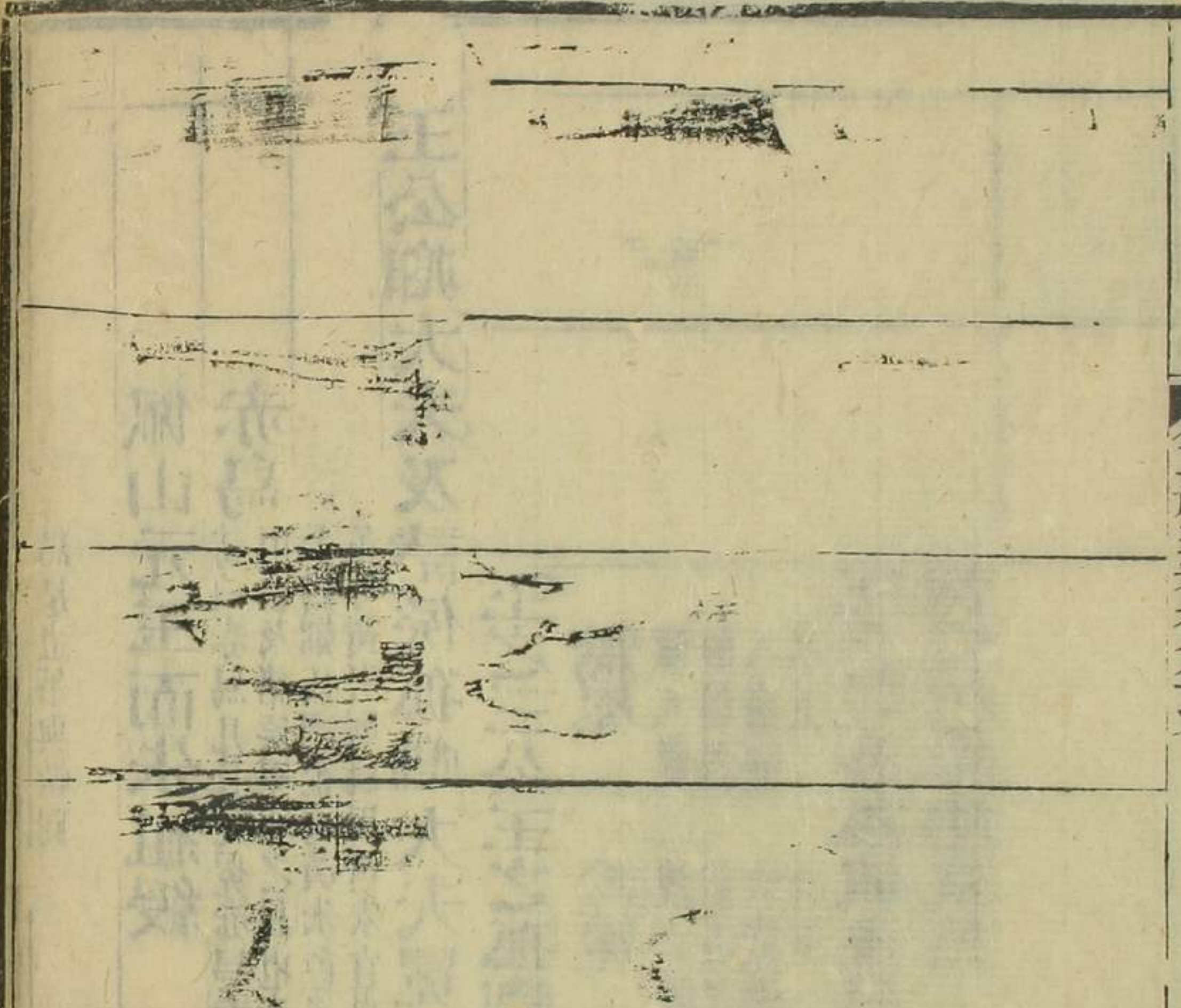
王之三公孤執皮帛大夫執雁

蓋執信圭卿執羔

公之孤 大國之卿

纁玉加 王之大夫 元冕





繅三就  
前後各  
三旒流  
三玉

再命之大  
夫

一命之大  
夫

繅一就

帶素帶辟垂

鞞再命赤鞞三命赤  
鞞公侯伯之鞞三

命大夫再命而諸  
侯助祭聘王以希  
冕元冕纁裳故赤  
鞞

佩水蒼玉而純組綬

公之孤執皮帛

大國之卿執羔

一命再命之大夫執

雁

與命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蓋  
八命加一等則是三公一命衮而衣服以九為節也其未出封則八  
命與侯伯同七章之服矣公與侯伯同七章之服則卿六命與子男  
同五章之服矣觀司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自  
元冕而下如孤之服公之孤四命而服三章之希冕大國之卿三命  
大夫再命而服一章之元冕則王之公卿大夫衣服各降命數一等  
可知自公之衮冕至大夫之元冕皆其朝聘天子及助祭之服諸  
侯非二王後其餘皆元冕而祭于已雜記曰大夫冕而祭于公弁而  
祭于已士弁而祭于公冠而祭于已大夫爵弁自祭家廟惟孤耳其  
餘皆元冕與士同

弁圖周禮弁師掌王之五冕三弁則冕弁同官也五冕已見前圖三弁  
別圖以見之但弁冕之制上得以兼下下不得以兼上故三弁之  
服雖上下之通用而其用有不同今具其制于后

爵弁 韋弁 皮弁 冠弁  
賈疏曰凡兵事韋弁眠朝皮弁向冠弁服  
冕上元下

宗廟制度



通前後有服注韋弁用布亦上  
旒低前一服以韋弁用布亦上  
寸二分故為弁禮司服周皮為冠  
取其便而禮司服周皮為冠  
謂之冕其大  
同惟為爵  
色而無旒  
又前無為平  
故不得為  
冕用布為  
數取冠倍  
之義朝服  
其冕為三  
十升也

弁師王之  
皮弁會五  
采玉琕象  
即毛笄中  
注會縫中  
也從中每  
貫結五采  
玉飾謂之  
為詩云會  
弁如星

陳祥道曰周禮有韋弁  
無爵弁者二人雀弁儀  
禮記有爵弁無韋弁  
十之服止于爵弁而荀  
卿曰上韋弁孔安國曰  
雀弁也則爵弁即韋  
弁耳又曰古文弁象形  
則其制上銳如合手然

服

非如冕也韋其質也爵  
其色也上冠禮再加皮  
弁三加爵弁而以爵弁  
為尊聘禮王卿贊禮服  
皮弁及歸饗餘服韋弁  
而以韋弁為敬韋色赤  
爵色亦赤即一物耳  
案司服兵車韋弁服陳  
祥道云韋弁即爵弁豈  
軍國蒞用之歟

爵弁冕之司服韋弁用布亦上  
次餘衣皆以韋為五升其色  
用布惟冕弁又以為白與冠同  
與爵弁服衣裳春秋素積注  
用絲纁衣傳曰晉卻素積以  
纁裳

司服注以  
韋為韋衣  
謂韋禮釋  
為衣而素  
裳既曰韋  
韋為衣又  
曰韋布為

特性冠端元疏云下言元者元  
冠有元冠端者不元端則朝服  
元端一冠冠兩服也朝服十五  
升緇布衣而素裳但六人為元  
七人為緇大判言之緇衣亦名  
元故云周人元衣而養老元衣  
指朝服言之鄭康成釋儀禮謂  
元端即朝服之衣易其衰耳此  
說不然儀禮大夫祭日以朝服  
士祭日以元端冠禮主人朝服  
既冠者服元端冠禮主人朝服  
西階受朝服自堂受元端則朝  
服與元端異矣

禮記卷之二十七 宗廟制度



衣既曰韎  
韋為裳又  
曰素裳或  
者軍國之  
容不同故  
也

朝服

素裳已  
見上文

元端

元端元裳  
黃裳雜裳  
可也鄭注  
云士上黃  
裳中士黃  
裳下士黃  
裳皆大端  
而皆大端  
同

爵弁緇帶

玉藻士練帶率下辟士冠主人朝服緇帶冠者爵  
弁皮弁緇帶冠皆緇帶則士帶皆練而皆節以緇

皮弁緇帶朝服緇帶元端緇帶

爵弁韎韐

皮弁素鞞朝服素鞞元端朱鞞

韓同裳色  
注韎韐緇  
鞞也爵弁  
練裳故緇  
鞞緇赤黃  
之謂色

皮弁素積  
故素鞞

朝服緇布  
衣而素裳  
故亦素鞞

素鞞爵鞞

玉藻云君  
朱大夫素  
士爵韋蓋  
天子諸侯  
元端朱裳  
故朱鞞大  
夫元端素  
裳故素鞞  
士元裳黃  
裳雜裳可  
也故爵鞞

士佩瑤琇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玉而緇組

爵弁纁履

韋弁

白鳥配皮弁服  
青絢纁純

素積白履朝服白履元端白履

皮弁

朝服

元端

黑鳥配冠弁服  
赤絢纁純



士弁而祭于聘禮君使卿天子以視朝天子以田司天子卒食元

公冠而祭韋弁歸饗司服視朝則皮弁服凡甸冠弁服端以居注云天子服元端燕居

于已士以餼鄭注云天子與其臣元冕以視朝皮弁以視朝皆以養老王制人元衣而諸侯孤卿大

爵弁為上夕夫人使下元冕以視朝皮弁以視朝皆侯孤卿大

故用以助大夫禕弁日視朝皆夫士之齊

祭大夫爵歸禮同君臣居

弁而祭于王及諸侯卿以宴詩曰側居

已惟孤爾大夫之兵以聽郊報郊特居

士冠三加爵服軍容君性祭之日居

弁服臣同服天子之卿服

士昏主人爵聽祭報示以從燕諸

弁纁裳緇民嚴上也侯

視朝遂以食士祭以筮日

士喪復者一

人以爵弁

又士喪陳衣

有爵弁服

天子哭諸侯

檀弓曰天

子之哭諸

侯也爵弁

經紡衣

書大夫盡

以舞大夏明

位魯祀周

公以天子

之禮樂皮

弁素積禕

而舞大夏

以勞

諸侯以聽朔

玉藻諸侯

皮弁以聽

朔于大廟

注云諸侯

與其臣皮

弁以視朝

朝服以日

大夫服以

諸侯之孤卿士冠

冠既冠元

見卿大夫

朝行道皆

服之

首元端

為士冠贊

事親曰子

以事親

端

大夫士以為

儀

如求日之

人服筮日

主人冠端

宗廟制度



視朝

朝君

鄉先生

以下夫人世

婦使入于

蠶室

諸侯之臣與元端齊服也

其君日視天子以為燕

朝之服服士以為祭

大夫士以為服大夫士以

祭服少牢為私朝之服

日主人朝或以事親或

朝服迎戶或以擯相或既

厭祭迎戶以擯相或以

以饋食主冠則服之以

士冠以筮日先生凡書傳

士冠筮日所謂委貌者

尊著纒之即此元端委

以迎王之郊

勞觀禮王

弁用璧勞

侯氏侯氏

亦皮弁迎

卿大夫以聘

于鄰國聘

以待聘賓還

玉聘禮君

弁還玉于

以下宅大夫

與葬日占

大學以釋菜

始教皮弁

祭茶示敬

士冠再加皮

葬乘車載

弔喪服小記

諸侯甲必

貌也如晉侯

端委以八武

宮劉定公曰

吾端委以治

民臨諸侯晏

平仲端委以

立于虎門之

外是也則元

端之所用為

尤多矣

此外又

有二條

元端而冕于天



皮弁 錫衰 大蜡 郊特牲  
送帶弁素大蜡 終榛服杖以葛

之齊服元 端冕三 王齊冕以 端冕以 丹書荀 曰冕衣元 裳冕而乘 幣于志不 在齊之革 故不茹華 也自諸侯 以下其元 則元冠元 端而色為 纓卑之別 尊卑之冠 丹組纓元 冠基組纓 是也天子 諸侯大夫 齊祭異冠 士齊祭同 冠

元端而緇布 冠始加

元端而緇布 冠始加 藻云元冠 朱組冠也 子之冠也 緇布冠也 綏諸侯之 冠也鄭氏 曰皆始冠 之冠禮始 自諸侯下 冠則諸侯 達則諸侯 所則異于 大夫士者 績夫士者 子始冠不 以緇布而 以元冠而 禮詳見士 冠

爵弁重于皮弁



士冠禮再加皮弁三加爵弁而以爵弁為尊

韋弁重于皮弁

聘禮主卿贊禮服皮弁及歸養餼服韋弁而以韋弁為敬

皮弁重于朝服

天子皮弁以日視朝諸侯朝服以日視朝

朝服重于元端

特牲士祭禮筮日服元端及祭而朝服少牢大夫祭禮筮日及祭皆朝服

朱先生曰不學雜服不能安禮鄭注謂服是皮弁冕服之類古人服各有等降若理會得雜服則于禮亦思過半矣且如冕服是天子祭服皮弁是天子朝服諸侯助祭于天子則服冕服自祭于其廟則服元冕大夫助祭于諸侯則服元冕自祭于其廟則服皮弁又如天子常服則服皮弁朔旦則服元冕諸侯常朝

則用元端朔旦則服皮弁大夫常朝亦用元端夕深衣士則元端以祭上士元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

庶人深衣後黃也今案所引禮服惟諸侯常朝則服元端一節可疑玉藻云為齊服大夫士以為私朝之服非諸侯視朝之服恐語錄傳寫之誤也

內司服圖

王吉服九后吉服六王之服九而祭服六后之服六而祭服三以婦人不預天地山川社稷之祭故也王之服衣裳之色異后之服連衣裳而其色同以婦人之德木未純一故也王之服禪而無裏后之服裏而不禪以陽成于奇陰成于偶故也

禕衣 揄狄 闕狄 鞠衣 展衣 緣衣

從王祭 從王祭 從王祭 蠶則服 以禮見 燕居及

先王則 先公則 羣小祀 鞠衣居 王及賓 御于王

服禕衣 服揄狄 則服闕 衣黃桑 客服展 服緣衣

即鞞也 揄音遙 狄闕狄 如鞠塵 衣展張 爾雅曰

伊維而 南青質 狄闕與 始生月 禮之為 司服言

五禮通考卷之六 宗廟制度

左



南素質  
五色皆  
備成章  
日鞞

五色皆  
備成章  
曰翟狄  
當為翟  
詩云玼  
兮玼兮  
其之翟  
也翟雉  
名

屈聲相  
近陳祥  
道云其  
制屈于  
禕榆而  
巳

合三月  
薦鞠衣  
于上帝  
告桑事

言實誠  
也禮聲  
與展相  
近詩云  
玼兮玼  
兮其之  
展也

緣衣玉  
藻言藻  
喪服襲  
言祿衣  
復言稅  
衣則緣  
祿而與  
實而與  
名也子  
羔之襲  
稅衣子  
衾曾子  
譏之日  
不襲婦  
服蓋衣  
夫祿衣  
緣以黑  
婦人以  
衣緣以  
纁

內司服鄭注禕榆二翟刻繪為之  
形而宋畫之綴于衣以為文章禕  
衣畫翟者榆翟畫搖者闕翟刻而  
不畫陳祥道云三翟蓋皆畫之于  
衣如王冕服

色元  
色青  
色赤  
色黃  
色白  
色黑

裏素沙  
法今之白縛也六服皆袍制以白縛為  
裏使之張顯今世有沙殺者出名于此

裳連衣裳  
注婦人尚專一德無所  
兼連衣裳不異其色

服首  
副  
副  
副  
編  
編  
次

以副配  
禕禮夫  
人副禕  
立于東  
房是也  
三翟首  
覆所以  
覆首為  
之飾

以副配翟詩副筭  
六珈其之翟也是

鞠衣展衣首服編  
編編列髮為之其  
遺像若今之假紒

祿衣首  
服次次  
次第髮  
長短為  
之所謂  
髮也

衡

周禮追師追衡筭注追猶治也  
詩云追琢其章王后之衡筭皆  
以玉為之惟祭服有衡垂于副  
之兩傍當耳其下以紬縣瑱紬  
所以懸瑱當耳者也詩云玉之  
瑱也

唯王后祭服有衡  
若編次則無衡

筭

以玉為之筭今之簪王  
后燕居亦纏筭總而已

烏元  
總純青烏  
總純赤烏  
總純黃屨  
總純白屨  
總純黑屨  
總純黑屨

元黃青白赤黑對方為績次青赤白黑黑青比方為績次而冠  
禮黑屨青約總純白屨縹約總純皆比方之色特爵弁纁屨黑約總  
純蓋尊祭服之屨故飾從對方之色則凡烏之飾如績次屨之飾如

宗廟制度

七



繡次可也拘謂之絢著鳥屨之頭以為行戒繡縫中紉純綠也后之吉服六而鳥屨各三古者衣象表色錁象裳色士冠三屨皆象其裳之色則王及后之鳥屨各象其裳之色可知也

婦命內

婦命外

三夫人

玉藻夫人揄狄鄭注夫人三夫人又內司服辨外內命婦之服鄭注云三夫人及公之妻其闕狄以下乎二說不同

九嬪

自鞠衣而下

世婦

自展衣而下

女御

公之妻

鄭注公之妻其闕狄以下乎陳祥道云王制言三公一命卷則三公在朝驚冕其妻揄狄可知

命履黃

其夫孤也則服鞠衣

功履白

其夫卿大夫也則服展衣

功履黑

其夫士也則服綠衣

鳥青

命履黃

功履白

功履黑

二王後夫侯伯之天子男之夫人用禕衣人揄狄人闕狄

禮記夫人副禕立於東房明堂位言魯侯得用袞冕則夫禕可知也

鳥元

鳥青

鳥赤

諸侯之臣之妻其服無命婦之命禮云君命屈狄再命命婦命夫人及其卿大夫士之妻命婦也禕當為鞠字之誤也君女君也謂子男之夫人屈狄也子男之卿再命而妻鞠衣一命之妻禮衣士之妻綠衣又曰諸侯之臣皆分為三等其妻以次受此服也公之臣孤為上卿大夫次之士次之侯伯子男之臣卿為上大夫次之士次之

展衣

緣衣

被錫衣侈主婦纒笄  
 袂少牢禮宵衣立于  
 錫衣侈者房中禮注  
 主婦贊者房中禮注  
 一人亦被屬此衣  
 錫衣侈袂染以黑其



鄭注被錫... 婦惟王祭... 禮賓客以... 服此上得... 則降焉未... 知然否今... 去古益遠... 制不復得... 見其詳鄭... 注以少半... 禮錫當周... 未敢以爲... 必然也

鄭注被錫... 謂次也... 此不灑... 者故夫... 衣縮衣... 尊其衣... 侈其衣... 士妻之... 二尺二... 祛尺二... 三分修... 蓋半以... 之袂以... 一故三... 三寸祛... 八寸祛... 今案大... 妻服展... 半乃大... 禮主婦... 衣在其石

乃被錫... 修袂者... 氏謂外... 婦惟王... 禮賓客... 服此上... 則降焉... 知然否... 去古益... 制不復... 見其詳... 注以少... 禮錫當... 未敢以... 必然也



鄭注以宵為衣此襪筭宵衣鄭注以宵為領二說抵牾

女從者畢

疹元

女從者謂姪姊也論語曲禮皆曰疹被疹衣則疹者設飾以元也今案上文女純衣注云祿衣下文姆纓笄時衣注云母元衣此女從者畢疹元如疏家所說祿也宵也元也皆為異色

蕙田案古聖人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孔子酌四代禮樂而曰服周之冕祭服之重也尚矣虞書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希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傳云六者繪之于衣六者繡之于裳所謂十二章也王制有虞氏皇而祭夏后氏皐而祭殷人收而祭周人冕而祭疏以為皇畫鳳羽飾之皐名出于幬幬覆也所以自覆飾也收言所以收斂髮也冕俛也後高前下有俛仰之形故因名焉周禮王有六服五冕春官司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裘冕享先公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



冕祭羣小祀則元冕先鄭云大裘羔裘袞卷龍衣鷩裨衣毳罽衣後鄭云鷩畫以雉毳畫虎雌希刺粉米無畫元者衣無文裳刺黼而已凡冕服皆元衣纁裳六服同冕疏云冕名雖同其旒數則有異但冕名同耳案冕服有六而弁師止言五冕者大裘襲袞與袞同一冕故服六而冕五也其章數則鄭氏以爲虞十二章周則九章以日月星辰畫于旒旒袞九章衣五章裳四章也鷩七章衣三章裳四章也毳五章衣三章裳二章也希三章衣一章裳二章也元一章衣無文裳刺黻而已然鄭氏周九章之說諸儒竝以爲不然楊信齋曰公之服袞冕而下推而上之則天子之服

有日月星辰之章可知君臣同袞略無區別必無是理此不待旁引別證而知鄭說之非矣自上古至于周天子仰則之數路十二就常十二旒馬十二閑圭尺二寸纁十二旒冕服之章莫不皆然劉執中曰交龍爲旒周之衣不去其龍矣熊虎爲旗周之裳不去其虎雌矣何獨日月爲常而去衣章日月星辰乎林少穎曰郊特牲云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則十二章備鄭以爲魯禮豈有周制九章魯乃加以十二之理乎案據諸家說則周袞十二章明矣差次以降則鷩當九章毳當七章希當五章元當三章又明矣而曾子問諸侯裨冕觀禮侯氏裨冕先鄭以爲鷩冕後鄭以



五禮考卷之九  
為自衮以下皆為裨衣則先鄭是而後鄭非  
而凡畫雉畫虎雖之說皆不然矣其冕之制  
則夏官弁師所掌之五冕皆元冕朱裏延紐  
五采纁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  
紘據注疏括其說冕以板為體廣八寸長尺  
六寸延以三十升麻布染為元朱二色冒于  
板上下上元下朱紐以組為鼻綴于冕旁武  
上以貫笄者五采朱白蒼黃元也纁謂以朱  
絲為雜文之繩綴于延之前後以貫玉者各  
十二條也就成也以一玉為一成結之使不  
相并也五采玉十有二謂琢五采玉為珠貫  
之于纁每纁皆玉十有二也每玉間相去一  
寸則纁長尺二寸笄簪也貫于紐之鼻孔使

得牢固紘冕之系以朱組為之繫于武之兩  
旁下結于項垂之以為纓所以固冕也玉藻  
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言十二旒在  
前後垂而深邃以延覆冕上也左傳臧哀伯  
云衡紘紘紘衡注云維持冠者疏云天子以  
玉為之案追師首服有衡笄衡與笄一類但  
長短不同耳紘即纁紘即纁紘即上覆之延  
也國語敬姜云公侯之夫人織紘紘即此紘  
紘也其旒玉之數則鄭注弁師云衮衣之冕  
十二旒用玉二百八十八鷩衣之冕九旒用  
玉二百一十六毳衣之冕七旒用玉百六十  
八希衣之冕五旒用玉百二十元衣之冕三  
旒用玉七十二案此以每旒玉十二合前後



數之旒數如此則章數必相準可知則鄭釋  
弁師是而釋司服非也其王以下之冕服則  
司服云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  
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  
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  
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如孤之  
服疏云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也案諸侯于  
天子降殺以兩上公雖與天子同衮冕而服  
止九章冕止九旒三采九玉以此推之則侯  
伯鷩冕者服七章冕七旒三采七玉子男毳  
冕者服五章冕五旒二采五玉孤希冕者服  
三章冕三旒二采三玉卿大夫元冕者服一  
章冕無旒玉天子五冕旒數減而玉數不減

諸侯五冕旒數減而玉數亦減則同之中有  
不同者在也又案諸侯之服其章數皆依命  
數而侯國諸臣之服不隨命數爲章數故孤  
四命而希冕三章卿大夫有三命再命之異  
而元冕一章則同服也再命乃受服子男之  
大夫一命其士不命公侯伯之士一命俱未  
受冕服而服皮弁其色如爵所謂爵弁也然  
則王朝諸臣之服經雖不見以義推之其出  
封皆加一等以四命之孤而服三章之希冕  
例推之則王之三公八命必服七章之鷩冕  
卿六命服五章之毳冕大夫四命服三章之  
希冕士之三命再命同服一章之元冕可知  
一命之士未受服者則但服爵弁而鄭康成



王昭明乃為八旒六旒四旒二旒諸服之說抑鑿矣其后之服有六而祭則三天官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禕衣揄狄闕狄鞠衣展衣緣衣據注疏狄當為翟從王祭先王服禕衣畫翠雉者其色元祭先公服揄翟畫搖雉者其色青祭羣小祀服闕翟刻縉為翟不畫者其色赤三者皆祭服鞠衣黃躬桑之服展衣白以禮見王及賓客之服展又作禮義取誠也緣衣黑御于王之服緣又為祿其后以下之服唯二王後及魯夫人得服禕衣明堂位夫人副禕立于房中祭統夫人副禕立于東房是也侯伯夫人服揄狄以下玉藻夫人揄狄是也詩玼兮玼兮其之翟也傳謂揄翟闕

翟是也三夫人子男夫人及公之妻服闕狄玉藻君命屈狄是也內司服又云辨外內命婦之服鞠衣展衣緣衣注內命婦九嬪鞠衣世婦展衣御女緣衣外命婦孤之妻鞠衣卿大夫之妻展衣士之妻緣衣玉藻再命鞠衣一命禮衣士祿衣案此一命再命言自士祿衣而上加之命服一加為禮衣再加為鞠衣鄭以為子男之卿再命而妻服鞠衣者非也又案侯伯夫人得服揄狄而王朝之三公之夫人止服闕狄以近尊而降也蓋亦如公卿大夫之服其出封皆加一等矣其后之首服有三曰副曰編曰次天官追師掌王后之首飾為副編次追衡笄案副編次皆用髮為之



三翟皆以副配副爲首飾之上而名副者以髮加髻有貳益之義故名副也用以配禕衣故記言夫人副禕立東房又以詩副笄六珈推之諸侯夫人揄狄而首服用副故先儒謂揄狄闕狄皆以副配也編次舊說編列髮爲之以配鞠衣展衣次第髮長短爲之以配祿衣追王昭明謂以纒作髻如堆特牲禮所謂主婦纒笄宵衣士昏禮女次純衣姆亦纒笄宵衣女從者畢衫元纒笄康成云王后之燕居亦纒笄是也衡笄皆所以固髮者長大者爲衡短小者爲笄王后之衡笄皆以玉爲之唯祭服有衡橫貫副上兩旁以紃懸瑱大夫士之妻用骨角但士冠禮有設纒設笄之

文左傳有衡紃紃之語則追衡笄三者男子亦有之其與婦人異同之制則不可考耳其王及后之履則天官履人掌王及后之服履爲赤舄黑舄赤纒黃纒青句素履葛屨據注疏複底曰舄禪底曰履舄屨有纒有絢有純者飾也纒牙底相接之縫綴絛于其中絢謂屨頭以絛爲鼻純謂以絛爲口緣士冠禮三冠各有絢纒純此不言純者文略也天子吉服有九而舄三等赤白黑冕服有六皆同赤舄詩云王錫鞞侯元袞赤舄則諸侯與王同后吉服六唯祭服有舄禕衣元舄揄狄青舄闕狄赤舄鞠衣黃履展衣白履緣衣黑履凡舄屨皆象裳色案以上王三后六之說諸



儒皆非之以爲經文所無而鄭添之經言禮服之屨王用赤舄以象陽后用黑舄以象陰赤舄赤纁陽純故也黑舄黃纁陰雜故也二者同用赤色爲絢素屨燕居之屨無纁絢文采之飾葛屨當暑王后皆用之說似直捷其王后以下有內外命夫婦之命屨功屨散屨蓋命屨亦赤黑二色功屨加功飾散屨不用功飾皆常御之屨也其黻與鞞制同而名異黻一作芾一作紱一作鞞音義竝同鄭氏詩箋云芾蔽膝也以韋爲之詩云赤芾在股則芾是當股之衣故云以蔽膝也冕服者謂之黻冕是也他服者謂之鞞士冠禮士服皮弁

元端皆服鞞是也易緯乾鑿度鄭注云古者田漁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後王易之以布帛而獨存其蔽前者重古而不忘本也是說黻鞞之緣起也玉藻說元端之鞞云鞞君朱大夫素士爵韋發首言鞞而未言韋明皆以韋爲之凡鞞皆象裳色言君朱大夫素直色別之而已無他飾也其黻則有文飾焉明堂位曰有虞氏服黻夏后氏山股火周龍章鄭云黻冕服之鞞也舜始作之以尊祭服禹湯至周增以畫文後王彌飾也山取其仁可仰也火取其明也龍取其變化也天子備焉諸侯火而下卿大夫山士韋鞞而已是說鞞之飾也玉藻曰鞞下廣二尺上廣



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鄭云  
 頸五寸亦謂廣也頸中央肩兩角皆上接革  
 帶以繫之肩與革帶廣同是說鞞之制也玉  
 藻一命緼鞞幽衡再命赤鞞幽衡三命赤鞞  
 蔥衡緼赤黃之間色衡佩玉之衡幽讀為黝  
 青黑色蔥則青之異色士冠禮爵弁鞞鞞  
 鞞即緼鞞未命稱鞞鞞一命稱緼鞞其實一  
 也是說鞞之差等也帶有革帶皆謂  
 之鞞大帶合帛為之繞于腰者為鞞垂于前  
 者為紳長三尺記子游曰三分帶下紳居二  
 焉人長八尺大帶之下四尺五寸三分之紳  
 居二則三尺也交結之處有紐以組貫而約  
 之曰結約組廣三寸垂其餘亦三尺玉藻紳

鞞結三齊是也大帶廣四寸大夫以上同之  
 紳長三尺士以上同之則天子諸侯可知也  
 惟士帶博二寸有司紳長二尺五寸降殺之  
 別也其色天子素帶君朱綠大夫元華士緇  
 素謂不加績畫先儒謂白色者非也禮書謂  
 天子體陽而兼乎下故朱裏而裨以朱綠諸  
 侯雖體陽而不兼乎上故飾以朱綠而不朱  
 裏大夫體陰而有文故飾以元華士則體陰  
 而已故飾以緇也凡帶有率無箴功率緯也  
 謂縫合之也箴功謂刺繡也天子終辟注謂  
 辟為裨禮書釋為辟積皆未確陳氏濬訓為  
 緣者近是終辟則竟帶之身緣之大夫辟垂  
 士練帶辟下以辟緣之長短為等差也東帶



之法下毋厭髀上無厭脅當無骨者先革帶後加大帶革帶以繫佩而笏摺于二帶之間革帶博二寸有鈎牒無紳是朝祭所同也佩用玉天子以白公侯以山元大夫以水蒼世子以瑜士以瑀玟白玉之最上者山元似山之元水蒼似水之蒼皆言其文相似瑜亦美玉瑀玟則近石矣是玉貴賤之等也其佩之制上有雙衡下有雙璜中有衝牙間以瑀瑀貫之以組綬衡亦名珩似磬而小兩端繫組半懸一玉名瑀末懸衝牙組皆閒以螭珠又以二組交貫于瑀而繫于璜上屬于衡以維之動則衝牙前後觸璜而聲出焉其聲則

右中徵角左中宮羽徵角陽也為事為民宮羽陰也為君為物右陰佩而取陽左陽佩而取陰動靜互根也趨以采齊行以肆夏比于樂而養其和也周還中規折還中矩比于禮而著其節也其綬之色天子元公侯朱大夫純世子綦士緼以純雜分尊卑也綬以名璲以其貫瑞玉也亦名纒以其相迎受也古者君子比德于玉是以天子公侯大夫士皆有佩玉尚德也故曰德佩至于君在與齋則結佩喪則去佩或避尊或專志或申哀是又佩之變禮也經傳服飾之制信齋楊氏最為詳核考正注疏先儒之誤大端有六如大裘加袞一也祭地不服大裘二也天子袞冕周十



二章三也旒玉之數天子皆十二四也爵弁  
即韋弁與冕不同五也元端非朝服六也今  
載此圖以備考而楊氏所未及者并附著于  
後以俟論禮者質焉

右服飾總

五禮通考卷第六十九

五禮通考卷第七十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兩淮都轉鹽運使德永盧見曾

李天保總督蘇州府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直隸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宗元

參校

吉禮七十

宗廟制度

禮記明堂位王鼓賁桴鞀籥伊耆氏之樂也

往賁當為由籥如笛三孔伊耆

氏古天子有天下之號也今有姓伊耆氏者

疏說者以伊耆氏為神農

禮運賁桴而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

哇由編也謂桴土為桴也土鼓

樂土為鼓也

蕙田案此上古享祭之樂

書益稷夔曰夏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  
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閒鳥獸跕  
蹠簫韶九成鳳凰來儀

傳此舜廟堂之樂故以祖考來至明之丹朱為王者後故稱賁言與諸侯助祭禮詩同推先有



德下音堂下樂也上下合止樂各有祝故明球鐘籥各自互見鋪大鐘開迭也  
吹笙擊鐘鳥獸化德相率而舞踴然韶舞樂名言籥見細器之備鳳靈鳥也  
儀有容儀備樂九奏而致鳳凰則餘鳥獸不待九而率舞疏夏擊是作用之名  
非樂器也故以擊夏為祝故樂之初擊祝以作之樂之將末夏故以止之故云所  
以作止樂雙解之搏拊形如鼓以韋為之實之以破擊之以節樂鳴球謂擊球使  
鳴商頌云依我馨聲鄭元云馨懸也而以合堂上之樂玉磬和尊之也此舜廟堂  
之樂謂廟內堂上之樂言祖考來格知在廟內下云下管知此在堂上也此經文  
次以祝故是樂之始故先言夏擊其球與搏拊琴瑟皆當擊此四器也樂器唯故當  
上使下共蒙之也鄭元以夏擊鳴球三者皆總下樂擊此四器也樂器唯故當  
禦耳鄭言非也經言下管知是堂下樂也故當夏之祝當擊之上言夏擊此言祝  
敵其事是一故云上下合止樂各有祝故也言堂下堂上合樂各以祝止樂各以  
敵也上言作用此言器名兩相備也上下皆有祝敵兩見其文明球鐘籥上下之  
樂器不同各自更互見也弦謂琴瑟鐘謂鐘也籥謂籥也琴瑟在堂鐘籥在庭上下之  
器各別不得兩見其名各自更互見之依大射禮鐘磬在庭今鳴球于廟堂之上  
者案郊特牲云歌者在堂人聲也左傳云歌鐘二肆則堂上有鐘明矣磬亦在  
堂上故漢魏以來登歌皆有鐘磬燕禮大射堂上無鐘磬者諸侯樂不備也釋詁  
云間代也孫炎曰間則之代也釋言云遞迭也李巡曰遞者更迭間則相代之義  
故間為迭也吹笙擊鐘更迭而作鳥獸化德相率而舞踴然下云百獸率舞知  
此踴然亦是舞也韶是舜樂經傳多矣但餘文不言籥籥乃樂器非樂言籥是  
樂器之小者言籥見細器之備謂作樂之時大小之器皆備也成謂樂曲成也鄭  
云成猶終也每曲一終必變更奏故經言九成傳言九奏周禮謂之九變其實一  
也樂之作也依上下遞奏間合而後曲成神物之來上下共致非堂上堂下別有  
所感之祖考尊神配堂上之樂鳥獸物故配堂下之樂總上下之樂言九  
成致鳳尊與靈瑞故別言耳非堂上之樂獨致神來堂下之樂備合獸舞也

蔡傳夏擊攷擊也鳴球玉磬名也搏至拊循也樂之

始作升歌于堂上則堂上之樂惟取其聲之輕清者  
與人聲相比故曰以詠蓋夏擊鳴球搏拊琴瑟以合  
詠歌之聲也下堂下之樂也管猶周禮所謂陰竹之  
管孤竹之管孫竹之管也鏞大鐘也葉氏曰鐘與笙  
相應者曰笙鐘與歌相應者曰頌鐘頌或謂之鏞詩  
賁鼓維鏞是也頌鐘即鏞鐘也上言以詠此言以閒  
相對而言蓋與詠歌迭奏也籥古文作籥舞者所執  
之物說文云樂名籥韶季札觀周樂見舞韶籥者則  
籥韶蓋舜樂之總名也今文作簫故先儒誤以籥管  
釋之九成者樂之九成也功以九敘故樂以九成夏  
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堂上之樂也下管鼗鼓合止  
祝敵笙鏞以閒堂下之樂也或曰笙之形如鳥翼鏞  
之虛為獸形故于笙鏞以閒言鳥獸踴踴風俗通曰



舜作簫笙以象鳳蓋因其形聲之似以狀其聲樂之  
 和豈真有鳥獸鳳凰而蹌蹌來儀者乎曰是未知聲  
 樂感通之妙也瓠巴鼓瑟而游魚出聽伯牙鼓琴而  
 六馬仰秣聲之致祥召物見于傳者多矣况舜之德  
 致和于上夔之樂召和于下其格神人舞鳥獸豈足  
 疑哉今案季札觀周樂見舞韶箭者曰德至矣大矣  
 如天之無不覆如地之無不載雖甚盛德蔑以加矣  
 夫韶樂之奏幽而感神則祖考來格明而感人則羣  
 后德讓微而感物則鳳儀獸舞原其所以能感召如  
 此者皆由舜之德如天地之無不覆燾也其樂之傳  
 歷千餘載孔子聞之于齊尚且三月不知肉味曰不  
 圖為樂之至于斯則當時感召從可知矣

蕙田案孔傳訓夏擊為祝故謂堂上堂下各

有祝故以止作樂此恐未是不如從蔡傳訓  
 攷擊為長鏞大鐘孔疏說是蔡傳謂頌鐘卽  
 鏞鐘非也頌鐘亦編擊之設于西方者非大  
 鐘也

林氏之奇曰饗禮曰升歌黃廟示德也下管象武示事也燕禮曰升歌鹿  
 鳴下管新宮蓋堂上之樂以歌為主堂下之樂以管為主其實相合以成  
 陳氏樂曰郊特牲曰歌者在土匏竹在下賁入聲也卽此說以證此章與儀禮  
 皆無不合古文簡管下之一字別管管等為堂下之樂顯見鳴球琴瑟為堂上  
 之樂矣奏石絲以詠歌之時則堂下之樂不作於匏竹等  
 歌樂之時則堂上之樂不作以今奏樂例之亦如此耳

李氏光地曰夏擊搏拊古注皆以為樂器之名惟沈  
 括以屬于鳴球琴瑟而搏拊作樂之義于理為優據儀  
 禮作樂凡四節升歌一也笙入二也閒歌三也合樂  
 四也蓋堂上之樂工鼓琴瑟而歌堂下之樂或笙  
 或主管各以所宜故曰歌者在土匏竹在下匏竹卽  
 笙管之謂也上下迭作則謂之閒上下竝作則謂之



五禮通考卷之十一  
合準此以求則夏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升歌之樂也下管鼗鼓合止祝敔下管之樂也笙鏞以閒閒歌之樂也簫韶九成合作之樂也蓋鐘與笙相應者曰笙鐘與歌相應者曰鏞鐘今曰笙鏞以閒則為歌笙迭作明矣合樂之時則舞入故春秋傳曰見舞韶箭者然則簫韶九成之為合樂又明矣此舜享于宗廟之樂也

蕙田案廟享之樂始見于虞書其次第節奏惟儀禮可考而知也陳氏李氏說最為明晰可為論廟樂之準則矣

觀承案笙鏞以閒乃閒歌之樂也鐘之與笙相應者曰笙鐘與歌相應者曰鏞鐘今曰笙鏞以閒明是歌吹迭作故堂上之歌與堂下

之笙相閒則鏞鐘即是頌鐘乃編懸之鐘而非大鐘矣蓋頌與鏞古字通也似仍以蔡傳說為是

右虞廟享之樂

禮記郊特牲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陰陽之義也凡飲養陽氣也凡食養陰氣也故春禘而秋嘗春饗孤子秋食耆老其義一也而食嘗無樂飲養陽氣也故有樂食養陰氣也故無聲凡聲陽也  
禮記郊特牲疏此一節論饗禘食嘗有樂無樂之異饗謂春饗孤子禘謂春祭宗廟以其在陽時故有樂食謂秋食耆老嘗謂秋祭宗廟以其在陰時故無樂無樂為陰有樂為陽此陰陽之義也饗禘在春為陽食嘗在秋為陰禘之與嘗同是追祭也依禮三代無春禘之文周則春曰祠夏曰禘秋曰嘗冬曰饋今春曰禘秋曰嘗統云內祭則大嘗禘升歌清廟下管象是秋嘗有樂也案王制夏后氏養老以饗禮則夏家養老用春時有樂無秋食之禮殷人養老以食禮而秋時不作樂無春饗之禮周人修而兼用之則周人養老春夏用饗禮秋冬用食禮四時皆用樂故文王世子云凡大合樂必遂養老注云春合舞秋合聲下云養老之禮遂發



詠焉登歌清廟是秋時養老亦用樂也

陳氏禮書冕而總干施于食禮而記稱食嘗無樂者考之于詩商頌言顧予烝嘗而有鞀鼓淵淵嘒嘒管聲小雅言以往烝嘗而有鐘鼓既戒鼓鐘送尸則嘗有樂矣樂師饗食諸侯序其事令奏鐘鼓鐘師凡饗食奏燕樂籥師賓客饗食鼓羽籥之舞則食有樂矣其曰食嘗無樂蓋非殷周之制也

方氏慈曰重言而食嘗無樂五字益衍文

周氏謂曰致于商頌周官則食嘗未有用樂者豈非夏之制與

祭義禘有樂而嘗無樂

疏春夏陽似神之來故祭有樂秋冬陰象神之去故無樂然周禮四時之祭皆有樂殷則烝嘗

之祭亦有樂故那詩云庸鼓有鞀萬舞有奕下云顧予烝嘗則殷秋冬亦有樂義具郊特牲疏

朱子曰春陽氣發人之魂魄亦動故禘有樂以迎來如楚辭大招中亦有魂來之語秋陽氣退去乃鬼之

屈故嘗不用樂以送往

蕙田案郊特牲祭義竝言嘗無樂郊特牲疏

以為夏殷禮而祭義疏則云周禮四時祭皆有樂殷則烝嘗之祭亦有樂故那詩云庸鼓有鞀萬舞有奕下云顧予烝嘗湯孫之將則殷秋冬亦有樂據此則不得兼殷為說矣商頌那疏云禮文殘缺鄭以異于周者即便推為夏殷未必食嘗無樂非夏禮也說甚破的今依詩疏及延平周氏說定為夏制

白虎通明堂記曰禹納蠻夷之樂于太廟

右夏廟享之樂

詩商頌那序那祀成湯也微子至於戴公其閒禮樂廢壞有正考甫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以那為首



疏那之詩者祀成湯之樂歌也成湯創業垂統制禮作樂後世以時祀之詩人述其功業而作此歌也

猗與那與置我鞀鼓奏鼓簡簡衍我烈祖湯孫奏假綏我思成鞀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於赫湯孫穆穆厥聲庸鼓有鞀萬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懌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顧予烝嘗湯孫之將傳猗歎辭那多也鞀鼓樂之所成也夏后氏足鼓殷人置鼓周人也依倚也磬聲之清者也列祖湯有功烈之祖也殷人也嘒嘒然和也平正平也孫也大鐘曰庸教教然盛也奕奕然開也表悅也先王稱之曰在古曰在昔昔曰先民有作有所作也恪敬也 樂奏鼓奏堂下之樂也以金奏堂下諸縣其聲和大簡簡然以樂我功烈之祖成湯湯孫太甲又奏升堂之樂茲歌之乃安我心所思而成之謂神明來格也磬玉磬也堂下諸縣與諸管聲皆和平不相等倫又與玉磬之聲相依亦謂和平也此樂之美其聲鐘鼓則鞀然有次序其于舞又關習其禮儀溫溫然恭敬執事薦饌則又敬也

朱子集傳磬玉磬也堂上升歌之樂非石磬也庸鏞通上文言鞀鼓管籥作于堂下其聲依堂上之玉磬無相奪倫者至于此則九獻之後鐘鼓交作萬舞陳

于庭而祀事畢矣

陳氏樂書堂上言依我磬聲則夏擊鳴球搏拊琴瑟之類舉矣堂下言鞀鼓管鏞則祝啟笙簫之類舉矣那祀成湯詳于樂而畧于禮者以其祖有功而樂象功故也烈祖祀中宗言清酤和羹之禮而不及樂者以其宗有德而禮成德故也闕宮言萬舞洋洋美其形容之眾大也此言萬舞有奕美其綴兆之眾大也由是觀之萬舞之舞在商為大濩在周為大武周官皆以大司樂掌之其為眾大可知先儒謂以武王用萬人定天下言之過也

李氏光地曰鐘有頌鐘有笙鐘磬亦有頌磬有笙磬庸卽頌也與歌聲相應者也此庸字亦當包鐘磬然乃在縣者與上玉磬別也虞書云笙鏞以閒此直言



庸以人聲為重也以虞周之樂推之庸鼓有鞀當為  
閒歌萬舞有鞀當為合樂蓋未至閒歌則笙庸未舉  
未至合樂則萬舞未陳而上管聲磬聲之相依者則  
渾升歌下管而言之實則兩段也

烈祖序烈祖祀中宗也

中宗殷王太戊湯之元孫也 疏烈祖詩者  
祀中宗之樂歌也謂中宗既崩之後子孫祀之

詩人述中宗之德陳其  
祭時之事而作此歌焉

嗟嗟烈祖有秩斯祐申錫無疆及爾斯所既載清酤賚  
我思成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饜假無言時靡有爭綏我  
眉壽黃耇無疆約軼錯衡八鸞鶴鷄以假以享我受命  
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來假來饗降福無疆顧予烝  
嘗湯孫之將

朱子集傳此亦祀成湯之樂

殷武序殷武祀高宗也

疏殷武詩者祀高宗之樂歌也高宗前世殷道  
中衰宮室不修荆楚卒章言其修治寢廟皆是高宗

伐荆楚修宮室于孫美之時人追述其功而歌此詩也經六章首章言伐楚之功  
二章言責楚之義三章四章五章述其告曉荆楚卒章言其修治寢廟皆是高宗  
生存所行故於祀而  
言之以美高宗也

捷彼殷武奮伐荆楚窾入其阻哀荆之旅有截其所湯  
孫之緒維女荆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氏羌莫敢  
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  
績歲事來辟勿子禍適稼穡匪解天命降監下民有嚴  
不僭不濫不敢迨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商邑翼翼四  
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陟  
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斷是遷方斲是虔松栢有槩旅楹  
有閑寢成孔安

朱子集傳舊說以此為祀高宗之樂此蓋特為百世  
不遷之廟不在三昭三穆之數既成始耐而祭之之  
詩也



禮記郊特牲殷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所以詔告于天地之間也注滌蕩猶搖動也疏殷不尚氣而尚聲謂先奏樂也不言夏或從虞也臭味未成謂未殺牲也殷尚聲故未殺牲先搖動樂聲以求神也閉止也奏樂三闋止乃迎牲入殺之鬼神在天地之間故用樂之音聲號呼告于天地之間庶神明聞之而來是先求陽之義也

陳氏樂書凡聲陽也商人之祭先求諸陽而已商頌那祀成湯也樂之所依者磬聲其名學以警宗則主以樂教警之所宗皆尚聲之意也

應氏鑄曰殷人尊鬼嚴于求神樂闋至三而後迎牲滌蕩者滌除洗雪于塵埃之境播散發越于虛無之中使無一毫之隔礙也聲音之號者以聲音而號召之若以言語而詔告之天地之間虛曠洞達無不響答也

右商廟享之樂

周禮春官樂師凡樂掌其序事治其樂政李氏光地曰凡祭饗之事也序事者陳列之次序樂政者作樂之政令

典庸器掌藏樂器及祭祀帥其屬而設筍虛注設筍虛視廟橫者為筍從者為虛疏設筍虛視廟當以縣樂器為

陳氏樂書樂出於虛而寓於器本於情而見于文寓於器則器異虛見於交則文同同筍古者以梓人為筍虛鐘虛飾以屬屬磬虛飾以羽屬器異虛故也鐘磬之筍皆飾以鱗屬其文若竹筍然文同同筍故也筍則橫之而設以崇牙其形高以峻虛則植之而設以業其形直以舉靈臺詩曰虞業維橫賈鼓維鐘有警詩曰設業設虞崇牙樹羽明堂位曰夏后氏之龍簋虞由是推之筍虛之制非特商周有之自夏后氏已然也鬻子曰大禹銘於筍虞教寡人以道者擊鼓教以義者擊鐘教以事者振鐸語以憂者擊磬語以訟獄者揮鞀其言雖不經見彼蓋有所受亦足考信矣

小胥正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辨其聲凡縣鐘磬半為堵全為肆

李氏光地曰樂縣謂鐘磬之屬縣于筍虛者宮縣如宮牆然四面縣也軒縣如軒車然三面縣也判縣東西縣也特縣一面縣也既正其位又因而辨其聲也凡鐘磬編縣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虛謂之堵鐘一堵磬一堵謂之肆此所謂縣者皆肆也若諸侯之卿大夫天子之卿大夫西縣鐘東縣磬士亦半天子之士則縣磬而已所謂堵也

眡瞭掌太師之縣

李氏光地曰縣之使得其位



蕙田案儀禮大射儀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其南鑄皆南陳建鼓在阼階西南鼓應鼗在其東南鼓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鐘其南鑄皆南陳一建鼓在其南東鼓朔鼗在其北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蕩在建鼓之間鼗倚于頌磬西絃樂縣之位見于經者如此廟庭之縣當亦相近至編鐘編磬各案律呂亦必有位眡瞭當掌之而大司樂大胥復展其聲而察其合否也

大胥比樂官展樂器

李氏光地曰比校也展省也皆所以待合樂而為有事之用也

大司樂凡樂事大祭祀宿縣遂以聲展之

注叩聽其聲具陳大之以刊完否

宿縣者皆于前宿預縣之遂以聲展之者謂相扣使作樂聲而展省聽之知其完否善惡也

鄭氏鐔曰作樂之時樂縣之位正于小胥既掌辨其聲矣又扣擊其聲而展省之者欲知其宮商不夾金石諧和庶其奏可以洛神祇也

陳氏禮書樂縣周官小胥王宮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凡縣鐘磬半為堵全為肆蓋縣鐘十二為一堵二堵為一肆堵言合是以為宮肆言全而後可以陳列也宮縣象宮室軒縣闕其南判縣左右之合特縣於東方或階間而已諸侯之卿大夫半天子之卿大夫諸侯之士半天子之士則天子之卿大夫判縣東西各一肆東西各有鐘磬諸侯之卿大夫判縣東西各一堵東磬西鐘天子之士特縣南一肆諸侯之士特縣南一堵有磬無鐘考之儀禮大射於羣臣備三面而已非軒縣也先儒以為宮縣四面皆鐘磬鑄軒縣三面亦鐘磬鑄判縣有鐘磬而無鑄特縣有磬而無鐘大射避射位北方鼓而已此說是也然則諸侯非大射則阼階之



建鼓蓋在東而南陳應鼗在其北與胡鼗相應然則大射阼階北方之鼓非其常位也禮器曰廟堂之下懸鼓在西應鼓在東是也北齊之制宮縣各設十二鐘於其辰位四面設編鐘編磬各一虞合二十架設建鼓於四隅郊廟會同用之此或髣髴古制歟鄉射笙入立于縣中西面則東縣磬而已鄉飲磬階間編雷笙入磬南則編縣磬而已此士特縣之制也鄉射避射位故縣在東鄉飲非避射位故縣在南鄉射有卿大夫詢眾庶之事鄉飲酒乃卿大夫之禮皆特縣者以詢眾庶賓賢能非為己也故皆從士制燕禮諸侯之禮而工止四人以從大夫之制其意亦若此歟鄭康成曰鐘磬二八在一處為一堵杜預曰縣鐘十六為一肆服虔曰一縣十九鐘十二鐘當十二辰更加七律後周以鐘

磬七正七倍而縣十四梁武帝以濁倍三七而縣二十一後魏公孫崇以鐘磬正倍參縣之正聲十二倍聲十二而縣二十四隋牛洪據周官鄭康成之說及樂緯宮為君商為臣君臣皆尊各置一枚故後周十四而縣十六唐制分大小二調以二十四枚為大調各有正倍轉通諸均天地宗廟蜡祭大架用之十六枚為小調正通黃鐘林鍾二均釋奠宗廟等小架用之至於登歌燕樂亦縣十四或七枚為一格宋因前代之制止用十六枚以十二枚為正鐘四枚為清鐘然考之於經先王之樂以十有二律為之度數以十有二聲為之齊量國語伶州鳩曰古者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鐘紀之以三平之以六成於十二天之道也唐段安節樂府雜錄曰雅部十二鐘每



架各編鐘十二各依律呂然則州鳩安節之所述皆與禮合是古者凡縣鐘磬不過十二而旋宮備矣後世增之以至十四十六十九二十一二二十四唐兼用之以二十四為大調而其下至於七枚而已蓋皆惑於清倍之法然也或曰左氏云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則降用半律為清聲矣國語武王以夷則之上宮畢陳以黃鐘之下宮布戎則上宮聲高為清聲矣以至晉師曠師延之時亦有清角清徵黃人笛法正聲應黃鐘下徵應林鐘則清聲所由來遠矣特其用多寡不同故有十三管之和十九管之巢三十六簧之竿二十五絃之瑟則清聲寓於其中可知矣後世儒者以漢成帝據為節水清得古磬十六枚正始中徐州薛城送玉磬十六枚於是多宗鄭氏二八之說用四清聲以謂夷則南呂無射應鐘四宮管短則減黃鐘大呂太簇姑洗四管之半以為清聲而應之則樂音諧矣

蕙田案編鐘十六鄭氏說是陳氏未的詳見

後樂器門

又案以上周廟享宿縣樂器

周頌清廟序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疏清廟詩者祀文王之樂歌後乃用之於樂以為常歌也故禮記每云升歌清廟是其事也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

朱子集傳此周公既成洛邑而朝諸侯因率之以祀文王之樂歌書稱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駢牛一武王駢牛一實周公攝政之七年而此其升歌之辭也書大傳曰周公升歌清廟苟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焉樂記曰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鄭氏曰朱弦練朱弦練則聲濁越瑟底孔也疏之使聲遲也倡發歌句也三歎三人從歎之耳漢因秦樂乾豆上奏登歌獨上歌不以筦弦亂人聲欲在位者徧聞之猶古清廟之歌也尚書大傳古者帝王升歌清廟大瑟練弦達越大琴朱弦達越以韋為鼓謂之搏拊何以也注練弦朱弦互文也越下孔也凡練



弦達越搏拊者 君子有大人聲不以鐘鼓竽瑟之聲亂人  
象其德寬和 聲清廟升歌者歌先人之功烈德澤也故欲其清也  
其歌之呼也曰於穆清廟於者歎之也穆者敬之也  
清者欲其在位者偏聞之也故周公升歌文王之功  
烈德澤苟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故  
書曰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假此之謂也

宗元案清廟祀文王固是序又謂周公既成  
洛邑朝諸侯則是東都之廟而非鎬京矣烏  
有周頌開篇不首西都之頌而反首東都者  
乎朱子引書王在新邑云云亦仍其訛不知  
東都之文王廟頌自在卷末酌篇而前儒亦  
皆誤解之也今但以證清廟為升歌之樂而  
引之故未暇駁正爾

禮記樂記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倡而三歎有遺音  
者矣 迂清廟謂作樂歌清廟也朱弦練朱弦練則聲濁越瑟底孔也畫疏之使  
聲遲也倡發歌句也三歎三人從歎之耳 疏清廟之瑟謂歌清廟之詩  
所彈之瑟也朱弦案虞書傳云古者帝王升歌清廟之樂大瑟練弦此云朱弦明  
練之可知也不練則體勁而聲清練則絲熟而聲濁瑟兩頭有孔疏通之使兩頭  
孔相連孔小則聲急孔大則聲遲弦聲既濁瑟音又遲是其質素初一倡之時而  
唯有三人歎之言歎者少也雖然有遺餘之音言以其貴在於德所以有遺音人  
念之不  
忘也

陳氏樂書清廟而以朱弦疏越之瑟和之使人知樂  
意所尚非在乎極音者也且得無遺音乎老子所謂  
大音希聲此也

朱子曰一倡三歎蓋一人倡而三人和也今解者以  
為三歎息非也

陸氏佃曰一倡而三歎所謂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於是為至遺  
猶忘也言造其極者忘其粗也遺音與味其於禮樂可謂真得矣  
輔氏廣曰三歎謂聞者歎其有遺音也有遺音言弗盡其音  
也有遺味言弗盡其味也於此有所遺則於彼有所盡矣

蕙田案陸氏輔氏二說可並存



大戴禮禮三本篇清廟之歌一倡而三歎縣一磬而尚搏拊朱弦而通越

蕙田案縣一磬者堂上之玉磬商頌曰依我磬聲是也其編磬則在堂下

禮記祭統聲莫重於升歌此周道也

方氏慈曰經言升歌清廟清廟者文王之詩故重升歌

大嘗禘升歌清廟注清廟頌文王之詩也

陳氏樂書清廟頌文王清明之德歌于堂上也

明堂位升歌清廟注升堂也升樂工于廟堂而歌清廟詩也清廟以文王有清明之德祭之于廟而作頌也

周禮春官大師大祭祀帥瞽登歌合奏擊拊注鄭司農云登歌歌者在堂也

付字當為拊書亦或為拊樂或當擊或當拊登歌下管貴人聲也元謂拊形如鼓以韋為之著之以鞀疏謂凡大祭之時大師有此一事言帥瞽登歌者謂下神合樂皆升歌清廟故將作樂時大師帥取瞽人登堂于西階之東北面坐而歌者與瑟以歌詩也令奏擊拊者拊所以導引歌者故先擊拊瞽乃歌也歌者出聲謂之奏故云奏也又曰先鄭云樂或當擊或當拊者先鄭之意擊拊謂若尚書云擊石拊石皆是作用之名拊非樂器後鄭不從者此擊拊謂若下文鼓鞀及擊應鼓鞀

之類彼棘是樂器則知此拊亦樂器也元謂拊形如鼓以韋為之著之以鞀者此破先鄭拊非樂器知義如此者約白虎通引尚書大傳云拊革裝之以鞀今書傳無者在亡逸中

王氏昭禹曰擊拊即書云擊石拊石此堂上之樂也

小師云登歌擊拊則擊拊者小師而大師合奏之

黃氏度曰明堂位曰搏拊玉磬階擊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是登歌則擊磬擊琴瑟良擊拊皆擊義玉磬琴瑟皆有擊拊之名

小師大祭祀登歌擊拊注亦自有拊擊之佐大師令奏鄭司農云拊者拊者見大師下管鼓鞀此小師下管別自擊應磬不同明擊拊亦別可知但小師在大師耳引先鄭拊為擊石者先鄭上注已解拊與擊同後鄭不從今引之在下者以無正文引之或得為一義故也

胡氏仲曰拊革鼓也樂以登歌為貴凡以詠者舉堂上之樂

易氏被曰登歌則瞽擊拊則小師大師合其奏而已

陳氏樂書拊之為器韋表糠裏狀則類鼓聲則和柔倡而不和非徒鏗鏘而已書傳謂以韋為鼓白虎通謂拊革而糠是也其設堂上書所謂搏拊是也其用升歌大師所謂登歌則令奏擊拊是也書謂之搏拊



明堂位謂之拊搏者以其或搏或拊莫適先後故也  
既謂之搏拊又謂之擊拊者拊之或擊或拊拊聲大  
小之辨書以擊石拊石為磬聲小大之辨意亦如此  
苟卿曰縣一鐘而尚拊大戴禮曰縣一磬而尚拊蓋  
一鐘一磬特縣之樂也拊設於一鐘一磬之東其為  
眾樂之倡可知矣大祭祀登歌擊拊固小師之職也  
大師則令奏之而已

李氏光地曰帥磬登堂而歌將歌之時則令奏擊拊  
乃歌也太師令奏擊拊則小師擊拊擊拊者或當擊  
或當拊虞書曰夏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政與此合  
然其下有笙鏞以閒則閒歌也簫韶九成則合樂也  
儀禮雖鄉樂亦有升歌笙入閒歌合樂之四節則此  
大祭祀備四樂可知然經不言者蓋閒則歌管之迭  
作合則歌管之並興而已故言登歌下管足以該之  
也

蕙田案李氏釋擊拊與尚書蔡傳同陳氏則  
一主注疏似李氏為是

禮記禮運列其琴瑟疏列其琴瑟者琴瑟在堂而登  
歌書云搏拊琴瑟以詠是也  
蕙田案琴瑟之聲和朱弦疏越一倡三歎貴  
人聲使不亂也

郊特牲歌者在堂人聲也疏歌是人聲可貴  
故升之在堂上  
馬氏疏孟曰歌者聲之發于口發  
于口者其聲精故歌者在上也

蕙田案以上升歌周廟享堂上之樂

詩周頌有瞽序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疏大合諸樂而奏之  
謂合諸樂器一時奏  
之即經所云鞀磬祝圜簫管之屬是也知不合諸異代樂者以序者序經之所陳  
止說周之樂器言既備乃奏是諸器備集然後奏之無他代之樂故知非合諸異  
代樂也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虞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鞀  
磬祝圍既備乃奏簫管備舉皇皇厥聲肅雝和鳴先祖  
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

傳業大板也所以飾柎為縣也捷業如錫齒或曰畫之植者為虞衡者為柎崇牙上節卷然可以縣也樹羽置羽也應小鞀也田大鼓也縣鼓周鼓也鞀小鼓也祝木中瞽百人下瞽百六十人視瞭者相之又設縣鼓田當作棘棘小鼓在大鼓旁應鞀之屬也聲轉字誤變而作田既備者懸也縣也皆單已也乃奏謂樂作也簫編小竹管如今賣鴿者所吹也管如筵併而吹之疏毛以為始作大武之樂合於太廟之時有此瞽人其作樂者皆在周之廟庭矣既有瞽人又使人為之設其橫者之業又設其植者之虞其上刻為崇牙因樹置五采之羽以為之飾既自應之小鼓又有田之大鼓其鼓懸之虞業為懸鼓也又有鞀有祝有圍皆視瞭設之於庭矣既備具乃使瞽人擊而奏之又有吹者編竹之簫併竹之管皆備舉作之於庭矣和集其聲此等諸瞽皆恭敬和謂而鳴不相尊卑理先祖之神於是降而聽之於時我客二王之後適來至止與聞此樂其音感之長令多其成功謂感於和樂遂入善道也此樂能感人神為美之極故述而歌之鄭惟應田俱為小鼓為其餘同文頌如此者以樂皆瞽人為之故先言有瞽於瞽下言於周之庭則樂皆在庭矣周人初改為懸故於諸樂先言懸事於虞業言設則祝圍以上皆蒙設文其簫管則執以吹之非所當設於乃奏之下別言備舉助祭之人蓋應多矣獨言我客者以二土之後尊故持言之也周禮瞽蒙為太師之屬職播視祝圍簫管弦歌是瞽為樂官也釋器云大板謂之業是業為大板也又解業之所用所以飾柎為懸也懸之橫者為柎其上加以業所以飾柎而為懸設也其刻之捷業然如錫齒故謂之業或曰畫之謂既刻又畫之以無明文故為兩解業即柎上之板與柎相配為一故通解柎虞之體植者為虞橫者為柎也知者以春官

典庸器冬官梓人及明堂位檀弓皆言柎虞而不言業此及靈臺言虞業而無柎文皆與虞相配柎業互見明事也名生於體而謂之為業則是其形捷業宜橫以置懸故知橫者為柎既言業所以飾柎則與之為一據柎定其橫植而業統名焉故不言橫曰業也柎業既橫則虛者自然植矣釋器云木謂之虞郭璞云懸鐘磬之木植者名虞虞既用木則柎亦木為之也又知崇牙上飾卷然可以為懸者靈臺云虞業維縱縱即崇牙上飾卷然可以為懸者也繫於業而言維明在業上為之故與此二文以互言業不言柎也虞者立於兩端柎則橫入於虞其柎之上加於大板側著於柎其上刻為崇牙似錫齒捷業然故謂之業牙即業之上齒也故明堂位云夏后氏之龍箎虞殷之崇牙注云橫曰箎飾之以鱗屬以大板為之謂之業殷又於龍上刻畫之為重牙以掛懸統是牙即業之上齒也以其形卷然得掛繩於上故言可以為懸也言掛懸統者統謂懸之繩也樹羽置羽者置之於柎虛之上角儀禮器制度云為龍頭及頷口銜壁壁下有鹿牛尾明堂位於崇牙之下又云周之璧器注云周人畫龍為翼載以璧垂五采羽其下樹翼於簨之角射禮應鞀在建鼓東則為應和建鼓應鞀其文是為一器故知應小鞀也應既是大小田宜為大故云田大鼓也明堂位云夏后氏之足鼓殷人楹鼓周人懸鼓是周法鼓始在懸故云懸鼓周鼓解此詩特言懸意也若然大射禮者是周禮也其樂用建鼓建鼓則殷之楹鼓也而大射用之者以被諸侯射禮畧於樂備三面而已故無懸鼓也執者春官小師注云鞀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旁耳還自擊是也柎木柎柎者以樂記有柎柎之文與此柎圍為一故辨之言木柎柎者明用木為之言柎用木則柎亦用木以木可知而柎之太師注木柎故也是二器皆用木也皇陶謨云合止柎故注云柎狀如漆笛中有椎合之者投柎於其中而撞之致狀如伏虎背上刻之所以止鼓謂之止柎樂云所以鼓柎謂之止柎所以鼓致謂之籟郭璞云柎如漆笛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洞之令左右擊止者其椎名也故如伏虎背上二十七組錫刻以木長尺之類者其名也此等形狀蓋依漢之大子樂而知之其柎圍歌古今字耳瞽蒙有視瞭者相之又使此視



瞭設懸鼓因明設業以下皆視瞭設之非瞽自設也春官序於瞽矇之下云視瞭三百人則一瞽一視瞭也注云瞭目明者也其職云掌太師之懸凡樂事相瞽注云太師當懸則為之相謂扶工是主相瞽又設懸也以經傳皆無田鼓之名而田與應連文皆在懸鼓之上應者應大鼓則田亦應之類太師職云下管播樂器令奏鼓鞀注云為大鼓先引是古有名棘引導故知田當為棘是應鞀之屬也蕭編小竹管者釋樂云大蕭謂之言小者謂之筭李巡曰大蕭聲大者言言也小者聲揚而小故言筭筭小也郭璞曰蕭大者編二十二管長尺四寸小者十六管長尺二寸一名籥易通卦驗云蕭長尺四寸風俗通云蕭參差象鳳翼十管長二尺其言管數長短不同蓋有大小故也要是編小竹管為之耳如今賣錫者所吹其時賣錫之人吹蕭以自表也史記稱伍子胥鼓腹吹蕭乞食吳市亦為自表異也管如笛併而吹之謂竽吹兩管也小師注云管如笛形小併兩而吹之今大子樂官有之是也釋樂云大管謂之箛李巡曰聲高大故曰箛箛高也郭璞曰管長尺圖寸併漆之有底賈氏以為如篋六孔

蕙田案春官小師賈疏引廣雅云管象蕭長尺圍寸八孔無底八孔者蓋傳寫誤當從六孔為正此疏引郭璞云管長尺圍寸併漆之有底案志稱十二管斷兩竹節閒而為之則當以無底為是

何氏楷曰傳曰黃帝使神瞽考中聲夏書曰瞽奏鼓

禮曰御瞽幾聲之上下詩曰矇矇奏公國語曰矇矇修聲則瞽矇之職自古以然固非特周也荀虛所以架鐘磬崇牙璧翬所以飾筍虞夏后氏飾以龍而無崇牙商飾以崇牙而無璧翬至周則極文而三者具矣爾雅云大鼓謂之鼗小者謂之應毛傳訓應為小鞀孔云此大射禮應鞀也陳祥道云大射有朔鞀應鞀詩又以應配鞀則朔鞀乃鞀鼓也以其引鼓焉故曰鞀以其始鼓焉故曰朔是以儀禮有朔無鞀周禮有鞀無朔猶儀禮之元酒周禮之明水其實一也鄭氏以應與鞀及朔為三鼓恐不然也大射建鼓南鼓應鞀亦南鼓而居其東建鼓東鼓朔鞀亦東鼓而居其北則鞀與鼓皆建而鞀常在其左矣朔作而應應之朔在西應在東則凡樂之奏常先西矣案周禮大



師職云大祭祀帥瞽登歌合奏擊拊下管播樂器令  
奏鼓棘大饗亦如之小師職云大祭祀登歌擊拊下  
管擊應鼓徹歌大饗亦如之是則鼓棘擊應皆在堂  
上擊拊之時而鼓棘職於太師擊應職於小師則應  
比棘爲賤矣儀禮應鼗朔鼗舊說謂應鼗者應朔鼗  
也朔者始也先擊朔鼗次擊應鼗擊應繼鼓棘而起  
亦取其與棘相應故名應耳陳暘云於歌言登則知  
管之爲降於管言下則知歌之爲上堂上之樂眾矣  
其所待以作者在乎奏擊拊堂下之樂眾矣其所待  
以作者在乎奏鼓棘舜之作樂言拊詠於上言鼗鼓  
於下樂記亦曰會守拊鼓蓋拊爲眾器之父鼓棘爲  
眾聲之君以拊爲父凡樂待此而作者有子道焉以  
鼓棘爲君凡樂待此而作者有臣道焉又云堂下之

樂以管爲本器之尤小者也應之爲鼓鞀之尤小者  
也禮器曰縣鼓在西應鼓在東作樂及其小者乃所  
以爲備也太師大祭祀擊拊鼓棘亦此意歟當堂上  
擊拊之時則堂下擊應鼓棘以應之然後播鼗而鼓  
矣應施於擊拊又施於歌徹其樂之終始歟縣鼓毛  
云周鼓也明堂位云夏后氏之足鼓殷人楹鼓周人  
縣鼓陳暘云昔少昊氏造建鼓夏后氏加四足商人  
貫之以柱周人縣而擊之縣鼓本出於建鼓則縣鼓  
大鼓也應田縣鼓先小後大所以爲備樂也愚案路  
鼓鼗鼓皆爲大鼓以周禮考之則此縣鼓乃路鼓陳  
祥道以爲晉鼓非也周禮鼓人職云以雷鼓鼓神祀  
以靈鼓鼓社祭以路鼓鼓鬼享此祭宗廟故知爲路  
鼓也韜鄭元云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旁耳還自擊



劉熙云鞀導也所以導樂作亦作鼗爾雅云大鼗謂之麻小者謂之料又作鞀月令云修鞀鞀先儒謂小鼓有柄曰鞀大鞀謂鞀愚案此鼗即路鼗也周禮大司樂職云鼗鼓鼗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靈鼓靈鼗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路鼓路鼗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陳暘云鼗於鼓為小所以兆奏鼓者也鼓以節之鼗以兆之作樂之道也鼓則擊而不播鼗則播而不擊雷鼓雷鼗六面而工十有二以二人各直一面左播鼗右擊鼓故也靈鼓靈鼗八面而工十有六路鼓路鼗四面而工八人亦若是歟商頌言置我鞀鼓則鞀與鼓同植非有播擊之異與周制差殊

矣蓋鼗也奏鼓者也作堂下之樂必先鼗鼓者豈非樂記所謂先鼓以警誠之意歟又云鞀鼓二者以同聲相應故祀天神以雷鼓雷鼗祭地示以靈鼓靈鼗享人鬼以路鼓路鼗樂記亦以鞀鼓合而為德音周官少師亦以鞀鼓并而鼓之也磬頌磬笙磬也陳暘云大射之儀樂人宿縣於阼階東笙磬西面西階之西頌磬東面蓋應笙之磬謂之笙磬應歌之磬謂之頌磬笙磬在東而面西頌磬在西而面東頌磬歌於西是南鄉北鄉以西方為上所以貴人聲也笙磬吹於東是以東方為下所以賤匏竹也大射鼗倚於頌磬西絃頌磬在西而有絃是編磬在西而以頌磬名之特磬在東而以笙磬名之又云鼗堂下之樂也磬堂上之樂也堂下之鼗播則堂上之磬作矣故眡瞭



以播鼗爲先而擊頌磬笙磬次之商頌言鞀鼓淵淵  
繼之依我磬聲亦是意也祝毛云木控也圉通作啟  
毛云楬也陳祥道云祝方二尺四寸陰也啟二十七  
鉏鉞陽也樂作陽也以陰數成之樂止陰也以陽數  
成之固天地自然之理徐光啟云祝之制中虛蓋聲  
之所出以虛爲本也圉之制中實蓋聲之所止則歸  
實也王邦直云樂記曰聖人作爲控楬祝啟控楬皆  
一物而異名不言祝啟而言控楬者祝以中虛爲用  
而聲出焉故又謂之控啟以伏虎爲形而聲伏焉故  
又謂之楬蓋聲之出也樂由之合聲之伏也樂由之  
止焉亦陰陽之義也陳暘云鞀所以兆奏鼓堂下之  
樂也磬則上聲而遠聞堂上之樂也堂上堂下之樂  
備奏其合止有時制命於祝圉而已既備者鄭云懸

也陳也皆畢已也奏者動作之義此則指金奏而言  
凡樂必先奏鐘以均諸樂所謂鐘卽十二律之鐘也  
以周禮大司樂考之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  
神云云此詩言先祖是聽則其所奏可知也賈公彥  
云奏者奏擊以出聲故據鐘而言歌者發聲出音故  
據聲而說亦互而通也欲作樂先擊此二者之鐘以  
均諸樂是以鐘師云以鐘鼓奏九夏鄭云先擊鐘次  
擊鼓論語云始作翕如鄭云始作謂金奏也又案周  
禮鐘師掌金奏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大司樂職亦  
云凡大祭祀王出入則令奏王夏戶出入則令奏肆  
夏牲出入則令奏昭夏彼所謂奏雖兼用鐘鼓而以  
金爲主故名金奏則此詩云乃奏或卽指三夏之奏  
亦未可知要之當據鐘而言也管以笙言與商頌嘒



嘒管聲不同舉說文云對舉也簫管之樂俱在堂下  
備舉而作之則堂下之器無或遺者矣上文但述樂  
器之名而已此或言奏或言舉互相備也陳暘云周  
官眡瞭掌凡樂事播鼗擊頌磬笙磬小師掌教鼓鼗  
祝敔塤簫管磬矇掌播鼗祝敔塤簫管是皆先鼗而  
磬次之先祝敔而簫管次之是詩言鞀磬祝圉繼之  
簫管備舉固作樂之序也論備樂而不及舞者舞所  
以節八音也言八音則舞舉矣惶惶厥聲二句以堂  
上之樂言厥聲人聲謂登歌也

蕙田案此詩以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說起則  
下所陳皆堂下之樂無疑何氏以奏爲金奏  
據鐘言之其說可通至訓管爲匏訓厥聲爲  
登歌則不免穿鑿附會又攷升歌時堂下之

吹不作下管時堂上之歌不作間歌時堂上  
堂下更迭歌吹亦不一時竝作何氏謂堂上  
擊拊時堂下擊應鼓棘以應之非也笙磬亦  
編見儀禮鄭注何氏以笙磬爲特磬亦非也

周禮春官大師下管播樂器令奏鼓棘

李氏光地曰下堂下也堂下之樂以管爲主而樂器從之管之時樂器既  
播亦令奏鼓棘管乃作也棘小鼓也案虞書曰下管鼓其文正與此合

小師下管擊應鼓

鄭注應鼓也應與棘及朔皆小鼓也其所用別未聞疏  
鄭知應是應鼓及有朔者案大射建鼓在阼階西南  
鼓應鼓在其東以是知應是應鼓彼又云一建鼓在于西階之西朔鼓在其北是  
知有朔鼓也知皆小鼓者擊鼓者卽事之漸先擊小後擊大故大射云應鼓在具  
東朔鼓在其北擊者皆在人右鄭彼注云使其先擊小後擊大既便其事是鼓皆  
小鼓也云其所用別未聞者此上下祭祀之事有應有棘無朔大射有朔有應無  
棘凡言應者應朔鼓祭祀既有應明有朔  
但無文不可強定之故云用別未聞也

鄭氏鐔曰及下管則擊應鼓大師令奏鼓棘小師則擊應鼓不鼓棘蓋棘  
者所以引眾鼓而應則以爲眾鼓之應也周頌所謂應棘縣鼓正謂是  
王氏昭禹曰應鼓爲棘鼓之和棘鼓爲應  
棘之引棘必有應應必有棘互相備也



陳氏樂書道以無所因為上以有所待為下管之為器有所待而聲發焉非若歌之出於人聲而無所因者也故管為堂下之樂儀禮曰下管新宮是也堂下之樂以管為本器之尤小者也應之為鼓鞀之尤小者也下管擊應鼓蓋言稱也禮器曰縣鼓在西應鼓在東詩曰應田縣鼓爾雅曰大鼓謂之鼗小鼓謂之應大祭祀下管擊應鼓是作樂及其小者乃所以為備也大師大祭祀擊拊鼓鞀亦此意歟

禮記禮運

列其管磬鐘鼓

疏管磬鐘鼓堂下之樂書云下管鼓磬笙鐘以開是也其歌鐘歌磬亦在堂下

陳氏樂書先王作樂莫不文之以五聲補之以八音故列琴瑟於南列管於東列磬於西北列鐘於西列鼓於北所以正其位也然琴瑟絲音也與瓦同於尚宮管竹音也與匏同於利制鼓革音也與木同於一磬磬石音也鐘金音也故舉絲以見瓦舉竹以見匏舉革以見木而五聲八音具矣

蕙田案疏堂下之說是也陳氏南北東西之位又與白虎通不合白虎通云笙在北方祝

在東北方鼓在東方琴在南方埙在西南方鐘在西方磬在北方

禮器廟堂之下

縣鼓在西應鼓在東

注義尊縣鼓俱在西禮樂之器尊西也小鼓謂之應

疏縣鼓謂大鼓也在西方而縣之應鼓謂小鼓也在東方而縣之

蕙田案應鼓孔疏以為縣之則亦是縣鼓矣周希聖以為以縣鼓而對應鼓則應鼓非縣乃提之者也云提之亦未是應鼓鞀鼓胡鼓皆小鼓豈皆提之者乎

祭統夫大嘗禘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

注管象吹管而舞武象之樂也朱干赤盾戚斧也此武象之舞所執也佾猶列也大夏禹樂文

舞也執羽籥文武之舞皆八列互言之耳  
陳氏樂書清廟頌文王清廟之德歌于堂上以示之維清奏文王象武之事管於堂下以示之大武武王之樂也朱干玉戚以舞之所以象征誅大夏似禹之樂也八佾以舞之所以象揖遜周公之廟得用天子之樂雖歌舞以之可也大嘗禘用天子禮樂如此則郊社可知矣



陸氏佃曰言下而管象則升歌之人下而又管象之

蕙田案凡樂升歌在上下管在下堂上堂下更代迭奏謂之閒歌堂上堂下一時竝作謂之合樂陸氏以為升歌之人下而又管象恐不切事理

明堂位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舞皮弁素積禘而

舞大夏注象謂周頌武也以管播之朱干亦大盾也戚斧也冕冠名也諸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玉之服也大武周舞也大夏夏舞也疏下堂下也

管匏竹在堂下故云下管堂下吹管以播象武之詩故云下管象也祭詩維清奏象舞襄二十九年見舞象籥南籥知非文王樂必以為大武武王樂者以維清片歌清廟下管象以父詩在上子詩在下故知為武王樂也朱干玉戚者亦盾玉飾斧也冕而舞大武者王著袞冕執赤盾玉斧而舞武王伐紂之樂也上云下管象謂吹大武詩此云舞大武謂為大武之舞皮弁三王之服楊見美也大夏夏禹之樂也王又服皮弁禘而舞夏后氏之樂也去冕是周制故用冕而舞周樂皮弁是三王服故用皮弁舞夏樂也周樂是武武質故不禘夏家樂文文故禘也若諸侯之祭各服所祭之冕而舞祭統冕而總干以樂皇尸是也陸氏佃曰大享之禮與宗廟同故亦升歌清廟下管象武繼之夏籥序興是也魯之禮則異於大享故升清廟下管象其舞則大武而已無夏也蓋武降大夏一等文王世子登歌清廟下管象舞大武是也燕禮則有勺而無大武蓋降大武一等儀禮所謂升歌鹿鳴下管籥宮遂合舞樂若舞則勺是也

郊特牲匏竹在下

陳氏禮書舜之時堂上有夏擊堂下有祝啟堂上有鳴球堂下有石磬堂上有拊搏堂下有鼗鼓也詩言設業設虞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鞀磬祝圍簫管備舉皆在周之庭儀禮樂虞皆在兩階之間此堂下之樂也商頌曰鞀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以言堂下之管鼓依我堂上之磬聲也詩注玉磬也觀周書有天球春秋之時齊國佐以玉磬賂晉魯饑文仲以玉磬告糴于齊荀卿曰縣一鐘而尚拊大戴禮曰縣一磬而拊搏則白虞至周堂上皆有玉磬矣有磬必有鐘此荀卿所以有一鐘之說也燕禮鄉射大射皆席工于西階上北面東上則堂上之樂蓋皆西陳而北面也儀禮工入則瑟先歌後獻工亦瑟先歌後而



樂正當立于西階東周禮登歌先擊拊是樂正居東歌在瑟西而瑟又在拊西其他不可考也周禮鼓人以晉鼓鼓金奏鐸師掌金奏之鼓鐘師以鐘鼓奏九夏記曰入門而懸與春秋傳曰入門而金作國語曰金不過以動聲又曰金石以動之先儒謂凡樂先擊鐘次擊鼓是也小胥下管播樂器合奏鼓鞀鞀瞽瞽瞽瞭凡樂事先播鼓鞀則引大鼓者也鼗兆鼓者也觀眡瞭播鼗擊頌磬笙磬詩言鼗磬柷圉儀禮大射鼗倚于頌磬西絃言鼗必及磬設鼗必倚磬之絃是鐘磬作則鼗作矣及下管播樂器而樂具作焉乃鼓鞀以先之是鼗常在而鞀常在後也先王賜諸侯樂則以柷將之賜伯子男則以鼗將之以鼗不以鞀則鼗先於鞀可知矣鐘磬之應歌者曰頌鐘頌磬其應

笙者曰笙鐘笙磬春秋傳有歌鐘與頌鐘頌磬之義同周禮有鍾笙笙師祭祀享射其其鐘笙之樂與笙鍾笙磬之意同先儒謂磬在東曰笙笙生也在西曰頌頌或作庸庸功也豈其然歟然頌磬在西笙磬在東胡鼗在西應鼗在東是堂下之樂貴西也堂下之樂貴西堂上之樂上東者貴西所以禮賓上東於西階之上亦以其近賓故也觀鄉飲酒鄉射之用樂皆樂正告備於賓特燕禮告備于公以明君臣之分而已則樂為賓設可知矣

蕙田案以上下管與舞周廟享堂下之樂

周禮春官笙師凡祭祀其其鍾笙之樂

注鍾笙與鐘聲相應之笙

黃氏曰書曰笙鏞以間蓋笙與歌間作歌則以鐘節之獨出祭祀享射其他不出鐘笙鐘從笙也

眡瞭掌凡樂事播鼗擊頌磬笙磬



李氏光地曰言凡樂事於樂作之時則播鼗而又擊其頌磬笙磬也頌即庸也與歌聲相應者曰頌磬頌鐘與笙磬相應者曰笙磬笙鐘皆于樂既作而奏之故虞書曰下管鼗鼓笙鐘以閒也惟擊磬不擊鐘者則瑟師之屬擊之

蕙田案此周廟享閒歌之樂 閒代也堂上一歌堂下一吹迭相代也儀禮鄉飲燕禮閒歌三終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邱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是也儀禮笙入三成以笙入閒歌也即虞書笙鏞以閒凡樂上下皆同

大司樂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元注大合樂者謂備作六代之樂 疏云大合樂者廣薦腥之後合樂之時用之也此所合樂即下云若樂六變若樂九變之等彼據祭天下神此據正祭合樂若然合樂在下神後而文退下神樂在後者以下神用一代樂此用二代六代事重故進之在上若然下神不亞合樂而隔分樂之後者以分樂序之皆用一代此三禘下神亦用一代若不隔分樂恐其相亂且使一變二變之等與分樂所用樂同故三禘在下也云以致鬼神元者是據三禘而言云以和邦國以下亦據三禘之祭各包此數事故鄭引虞書以證宗廟云云大合樂者謂備作六代之樂若此經六樂即上六舞故知備作六代之樂言備作樂不一時俱為待一代

訖乃更為故云備作也

蕙田案以上周廟享合樂 合樂有二一則堂上堂下歌瑟及笙竝作也儀禮鄉飲酒禮合樂三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孔子所謂關雎之亂洋洋盈耳者是也一則疏家謂備作六代之樂樂記曰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韶繼也夏大也殷周之樂備矣是也此條大司樂云大合樂實兼此二義

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注夷則陽聲第五小呂為之也姜嫄履大人跡感神靈而生后稷是周之先母也周立廟自后稷為始祖姜嫄無所妃是以特立廟而祭之謂之闕宮闕神之 疏祭法不見先妣者以其七廟外非常故不言若祭富與二祧同亦享嘗乃止若追享自然及之矣闕宮婦人稱宮處在幽靜故名廟為闕宮 易氏祧曰漢養也言成湯弔伐養天下也故大濩之樂起于夷則之申應以小呂之已以享先妣而序于先祖之上蓋主乎姜嫄而先後與焉謂子孫之養皆



原于此亦其類也

李氏光地曰周特尊事姜嫄故妣先于祖人道陰陽參焉但以生物終始為養而已妣主育養自巳至申萬物致養故用夷則小呂之合律也

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注無射陽聲之下也夾鍾為之合夾鍾一名圓鍾先祖謂

先王先公疏鄭據司服而言但司服以先王先公服異故別言此則知先王先公樂同故合說以其俱是先祖故也

易氏祓曰武功也言武上優武而卒其伐功故大武之樂起于無射之戌應以夾鍾之卯以享先祖而序于先妣之下蓋主乎后稷而先公與焉謂王業之大實基于此亦其類也

李氏光地曰自卯至戌萬物形就故用無射夾鍾之合律也六樂用律與舞皆以尊卑為次然于陰陽象各有合者人知此

陳氏禮書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

鐘太蕨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鐘南呂函

鐘小呂夾鍾益日月所會在天而右轉辰者日月所會也謂之辰則會之時

謂之次則會之所謂之宿以其宿於此謂之房以其集於此其實一也斗柄所建在地而左旋轉

旋雖殊而交錯質見如表裏然故子合於丑寅合於

亥辰合於酉午合於未申合於巳戌合於卯故大司

樂奏黃鍾歌大呂以祀天神奏太蕨歌應鐘以祭地

祇奏姑洗歌南呂以祀四望奏蕤賓歌函鍾以祭山

川奏夷則歌小呂以享先妣奏無射歌夾鍾以享先

祖皆即其所合者用之也唐之祭社下奏太蕨上歌

黃鐘趙慎言曰太蕨陽也位在寅應鐘陰也位在亥

故斗建亥則日月會於寅斗建寅則日月會於亥是

知聖人之制取合於陰陽歌奏之儀用符於交會今

之祭祀上下歌奏俱是陽律有乖古法請改黃鐘為

應鐘均此所謂知合聲也

李氏光地曰合辰之說以斗建交會左右相逢然天運日行則有歲差則今不與古合矣蓋星日有差而氣候之溫寒暑刻之長短則不差也故交子月之一日必與交丑月之一日同交寅月之一日必與交亥月之一日同其餘合辰無不皆然古以斗建合朔為說者亦謂至此一日則斗柄移宮而日月遷次故指此以為標識焉爾今既天與歲差而此說不可用則當明其意焉可也

又曰十二月之合氣候暑刻相似十二律之合則分寸長短懸殊何也且十二



氣之消長者也故亥則陽消於外而寅則陽息於中蓋相應而相反雖相反而實相應者也故比而合之陰陽之道乃備發斂之氣乃和律之有合也又豈與天地不相似哉

凡樂黃鍾為宮大呂為角太簇為徵應鐘為羽路鼓路

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於宗廟

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注人鬼則主后稷先

之以玉而裸焉乃後合樂而祭之黃鐘生于虛危之氣虛危為宗廟以此為宮用

聲類求之凡五聲宮之所生濁者為角清者為徵羽鄭司農云路鼓路鼗兩面九

德之歌春秋傳所謂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六府三

事謂之九功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也元謂路鼓路鼗四面陰竹生于山

北者龍門山名九磬謂當為大部字之誤疏先奏是樂以致其神者致神則下

神也周之禮凡祭祀皆先作樂下神乃薦獻薦獻乃合樂也云禮之以玉而裸焉

乃後合樂而祭之者云禮之以玉據天地而裸焉據宗廟肆獻裸是也云黃鐘生

于虛危之氣者以其黃鐘在子子上有虛危故云虛危之氣也云虛危為宗廟者

案星經虛危主宗廟故為宗廟之宮也宗廟用九德之歌者以九德為政之具故

特異天地之神宗廟不言時節者始祭也但殷人祫于三時周禮惟用孟秋之月

之為

辭氏季宣曰人道終乎北而本統乎東北方元武虛危有宗廟之象故享人鬼

用亥子丑之律黃鐘大呂應鐘是也然不可違其本統也太簇為人統故兼取

東方之律而以太簇為徵

易氏被曰享人鬼者以路鼓路鼗作之干始然後以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聞

歌于堂上又以禹九德之歌舜九磬之舞節樂于堂下蓋以路為人道之大九

磬九德言后稷基于舜禹之世而奏

之于宗廟者所以象王業之始也

蕙田案黃鐘為宮大呂為角太簇為徵應鐘

為羽此四調各自為均非黃鐘一均兼此四

聲蓋黃鐘為宮則黃鐘宮調也其起調畢曲

之律即以黃鐘大呂為角則大呂角調也其

起調畢曲之律則以仲呂太簇為徵則太簇

徵調也其起調畢曲之律則以南呂應鐘為

羽則應鐘羽調也其起調畢曲之律則以夷

則益旋宮次序各以五聲六律求之則當之

者名其調也鄭氏避之不用之說非是樂有

登歌有下管故郊特牲云歌者在上匏竹在

下易氏乃謂以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聞歌



于堂上又以禹九德之歌舜九磬之舞節樂  
于堂下則是堂上亦有管堂下亦有歌豈其  
然乎稽之傳記合以路鼓路鼗陰竹之管為  
堂下之樂以龍門之琴瑟為堂上之樂堂上  
堂下更遞迭奏為閒歌堂上堂下一時並奏  
為合樂九德之歌九磬之舞則合樂之事也  
又案以上周廟享分用之樂分樂有二一  
則以合辰之樂分用之即上二條享先妣先  
祖者是也一則以六代之樂分用之即此條  
以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者  
也分樂具此二義

### 鍾師掌金奏凡樂事以鍾鼓奏九夏

李氏九地曰金謂大鐘及鍾不編者也鍾比大鐘為小比編鐘則大也金奏擊此鐘以爲奏樂之節也鍾師擊鍾鍾師擊鼓案杜子春鄭康成皆以九夏

為詩篇思謂言歌又言奏者則有詩篇如騶虞理首采蘋采芣是也言奏不言歌者則但如笙吹之類而無詩篇九夏是也杜鄭但以春秋傳肆夏文王鹿鳴並舉故斷為詩頌然既別言金奏工歌則二樂固有分矣

蕙田案李氏之言是也金奏鍾鼓交作既非  
所以和人聲若歌奏閒作則又混于閒歌是  
知金奏有奏而無歌也

### 鍾師掌金奏之鼓

注謂主擊晉鼓以奏其鐘也然則擊鍾者亦既瞭職云以晉鼓與金奏金奏謂奏金金即鐘鍾以金為之故言金云擊鍾者亦既瞭者按既瞭云樂作擊編鐘不言鍾鍾與鐘同類大小異耳既擊鐘明亦擊鍾故云亦既瞭也

### 凡祭祀鼓其金奏之樂

是也亦以晉鼓鼓之

陳氏樂書周人名官多以小見大故鍾師掌金奏之  
鼓謂之鍾師猶守廟祧謂之守祧典同律謂之典同  
也今夫細鈞有鐘無鍾昭其大也大鈞無鐘有鍾鳴



其細也細鈞角徵也必和之以大故有鐘無鎛大鈞  
宮商也必和之以細故有鎛則鎛小鐘也晉語左氏  
鄭伯嘉納魯之寶鎛晉人賂魯侯歌鐘二肆及其鎛  
韋昭杜預皆以為小鐘言歌鐘及其鎛則鎛小鐘大  
可知鐘師掌金奏則大鐘也鎛師掌金奏則小鐘也  
鄭康成曰鎛如鐘而大孫炎郭璞釋爾雅大鐘謂之  
鏞鏞亦名鎛不亦失小大之辨乎許慎曰鎛鏞于之  
屬所以應鐘磬也於理或然鐘師掌金奏之鼓蓋有  
金而無鼓不足以作樂故鼓人掌六鼓四金之音聲  
而晉鼓鼓金奏居一焉然則鎛師掌金奏之鼓豈晉  
鼓歟

大司樂王出入則令奏王夏尸出入則令奏肆夏牲出  
入則令奏昭夏

也尸出入謂尸初入廟門及祭祀訖出廟門皆令奏肆夏牲出入者謂二灌後王  
出迎牲及燔肉與體其犬豕是牲出入皆令奏昭夏先言王次言尸後言牲者亦  
祭祀之次也又曰此三夏即下文九夏  
皆是詩與樂為篇章故云樂章名也

鄭氏鏞曰說者以肆夏為時邁所謂肆于時  
夏允王保之是也王夏昭夏則無所考矣  
王氏詳說曰九夏之名見于鐘師此特言三夏以三夏為九夏之大奏九  
夏者鐘師也令鐘師而奏三夏者大司樂也自納夏而下則鐘師自奏矣

蕙田案安溪李氏謂金奏無詩篇當是註云

樂章或是奏而不歌也  
又案以上周宗廟金奏之樂

右周廟享之樂



五禮通考卷第七十一

五禮通考卷第七十一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兩淮都轉鹽運使德永盧曾 參校

李天保總督蘇都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直隸按察使副使元和宋完

吉禮七十一

宗廟制度

周禮春官大司樂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

磬大夏大濩大武

鄭氏錡曰國子者將使之奉祭祀以行禮故以樂而教之舞黃帝之樂名雲門大卷堯之樂名咸池大磬舜樂大夏禹樂大濩湯樂大武武王樂以樂而教之舞形容六聖之德則舞應樂而可觀矣

大祭祀率國子而舞注當用舞音帥以往

大胥凡祭祀之用樂者以鼓徵學士注擊鼓以召之文王世子曰大昕鼓徵所以警眾

疏宗廟之祀用樂舞之處以鼓召學士選之當舞者往舞焉

樂師凡樂成則告備詔來瞽皐舞



王氏昭禹曰誓無目非可顧視故詔其  
來舞有節非可速故詔其後舉後也  
李氏光地曰此節先鄭以誓為鼓謂呼擊鼓者與舞借來也後鄭仍字謂詔眠  
瞭扶誓者來入也愚謂誓工升歌樂之初事此言于告備之後則疑先鄭之說  
為長舉號告也使鼓來而告當舞者此鼓蓋所以節舞也案尚書蕭韶九成舜  
樂之終記言升歌清廟下而管象然後舞作則知凡舞皆在合樂之時故于告  
備之後  
言之

蕙田案李氏之說得之來鼓臯鼓與大胥之  
以鼓徵學士同但彼言教舞此主作樂時也  
陳氏禮書舞之始也發於所樂之極其用也常在諸  
樂之後是以周官樂師樂成告備然後詔來誓臯舞  
春秋之時季札歷觀樂歌然後及於象武韶夏之舞  
在詩序則舞蹈後於嗟歎永歌在樂記則動容後於  
言志詠聲在孟子則舞蹈後於樂之實以舞者所樂  
之極故也夫舞有文有武有大有小司樂以樂舞教  
國子舞雲門大卷大成大磬大夏大濩大武皆舞之

大者也樂師教國子小舞有帔舞羽舞皇舞旄舞  
旄牛尾也傳曰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而歌八闋其流風與干舞人舞此舞之小者也大舞  
有其章而無其儀小舞有其儀而無其章大夏而上  
文舞也其執以羽大濩而下武舞也其執以干則大  
舞必用小舞之儀小舞不用大舞之章也大胥以六  
樂之會正舞位小胥巡舞列蓋位者鄼也正之所以  
辨其序列者佾也巡之所以肅其慢春秋之時鄭伯  
享王徧及六舞王子頽享五大夫樂及徧舞則合舞  
之禮東西蓋有辨先後蓋有序矣考之於經舞干羽  
于兩階則文舞于東階武舞于西階武舞常在先文  
舞常在後何則書言舞干羽則先干而後羽樂記言  
及于戚羽旄謂之樂則先干戚而後羽旄郊特牲明  
堂位祭統皆言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



而舞大夏則先大武而後大夏詩簡兮碩人侯侯公庭萬舞乃言左手執籥右手秉翟則先萬舞而後籥翟漢之樂亦先武德之舞而後文始之舞唐之樂亦先七德之舞而後九功之舞然則古人之舞者皆先武而後文蓋曰武以威眾而平難文以附眾而守成平難常在先守成常在後觀此則古人舞序先後之意可見矣

又曰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禡而舞大夏蓋周之興也功莫大於武功樂莫重於武舞故舞大武以祭服之冕舞大夏則朝服之皮弁而已干所以自蔽戚所以待敵朱干白金以飾其背記曰朱干設錫是也玉戚剝玉以飾其柄楚工尹路曰剝圭以為鉞秘是也舞武而執干戚則舞夏執籥翟矣舞夏而

禡則舞武襲蓋朱所以象事玉所以象德武以日蔽者為主而待敵者非德也故其宣布著見以為事者欲自蔽而已至於持以待敵者溫純之德爾此武舞之道也籥所以為聲翟所以為文聲由陽來故執籥於左文由陰作故秉翟於右此文武之道也

蕙田案以上詔舞之事

周禮夏官司兵祭祀授舞者兵注授以朱干玉戚之屬

司戈盾掌戈盾之物而頒之注分與受用 疏分與其胡其援廣而易入可以格可以刺可以擊可以鉤觀左傳所載富父終甥以戈椿橋如之喉狼睥以戈斬秦囚子南以戈擊子哲長魚矯以戈殺駒伯則戈之便于用可知凡戰伐戡禦之字皆從戈謂此也盾干也用以自衛也如書曰敵乃干詩云龍盾之合蒙伐有苑伐中干也又云干戈戚揚五兵之用長以衛短則人持其一矣盾則夫人有之書云比爾于干欲其比則夫人有之可知矣

兵掌辨之司戈盾正掌其物而頒之



祭祀授旅賁及故士戈盾授舞者兵亦如之注亦頌之也故士王族故士也

與旅賁當事則衛王也受如杖長尋有四尺

陳氏禮書周禮司兵掌五兵五盾以待軍事禮記曰朱干設錫詩曰龍盾之合又曰蒙伐有苑春秋傳曰狄虎彌建大車之輪以為櫓國語曰官師奉文犀之渠以為盾先儒以櫓為大盾以伐為中干則盾見於經傳者曰櫓曰干曰伐曰渠而已其他不可考也左傳曰中其瓦設錫金朱盾而繪以龍龍之外又繪以雜羽其繫之也以繡韋其屬繡韋也以紛書敵乃干則敵者繫以紛也國語曰輕罪贖以鞮盾則鞮者繡韋也鞮音位反古之舞者或以干配戚禮言朱干玉戚舞大武是也或以干配戈司戈盾祭祀授舞者兵文王世子春夏學干戈是

也漢迎秋樂亦用之隋初武舞三十二人執戈三十二人執戚皆配以盾而半執龍盾半執龜盾龜盾蓋或於鄭氏錫傳其背如龜之說然也是不知所謂如龜者其背耳非其飾也又曰詩曰取彼斧斨又曰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又曰干戈戚揚書曰左杖黃鉞又曰一人執劉廣雅曰鉞戚斧也六韜曰大柯斧重八斤一名天鉞毛氏謂斧隋蓋斨方蓋戚斧也揚鉞也孔安國謂劉斧屬孔穎達曰劉鑣斧也蓋鉞也揚也戚也斨也劉也皆斧也斧莫重於鉞而揚戚斨劉皆其次者也書言黃鉞以金飾其柄也禮言玉戚以玉飾其柄也楚工尹曰君王命剝圭以為戚秘則黃與玉為柄之飾可知也考工記車人柯長三尺博三寸厚一寸有半五分其長



以其一為之首則六寸矣蓋斧之為物黑所以體道  
白所以象義而有剛斷之材焉故軍禮與其葬皆用  
之觀先王繡於冕服之裳中衣之領畫於所負之屨  
所履之席所冪之中則君之所以剛斷者未嘗或忽  
也司兵祭祀授舞者兵鄭氏曰授以朱干玉戚之屬

詩周頌維清序維清奏象舞也

象舞象用兵時刺伐之舞武王制焉文王造此征伐之法至今用

之而有成功謂伐紂克勝也征伐之法乃周家得天下之吉祥疏維清詩者奏象舞之樂歌也謂文王時有擊制之法武王作樂象而為舞號其樂曰象舞至周公成王之時用而奏之於廟詩人以今太平由彼五伐睹其奏而思其本故述之而為此歌焉象舞之樂象文王之事其大武之樂象武王之事二者俱是為象也序者於此云奏象舞於武之篇不可復言奏象故指其樂名言奏大武耳其實大武之樂亦為象也文王之樂象節與南籥各是一舞南籥既為文舞象節當是武舞也詩云奏象舞則此象節之舞故鄭注云象用兵時刺伐之舞是武舞可知

劉氏做曰文王之舞謂之象武王之舞謂之武將舞象則先歌維清是以其序曰奏象舞其辭曰文王也將舞武則先歌武是以武之序曰奏大武其辭曰於皇武

曹氏粹中曰季札觀樂見舞象節南籥者杜預云文王樂也又見舞韶節者杜預云舜樂也是象有節韶亦有節說者謂以象擊人曰節然則執節以舞猶于

舞也執籥而舞即籥舞也文王雖大業未究而本其功德之所起可得而形容也故作樂以象之謂之象舞祭統明堂位文王世子所謂丁管象者象即象舞也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禋迄用有成維周之禎

何氏楷曰象節而歌維清賈氏謂詩為樂章也舞人為節殆近之若舞籥則歌二南鼓鐘之詩所謂以籥以南是也武舞左執朱干右秉玉戚文舞則左執籥右秉翟故知象節之舞原係武舞康成之解非無據而云然也

陳氏樂書吉事有祥象事知器維周之禎則福之先見事之有祥者也象舞則王事兆見事之知器者也以吉事之祥寓於象事之器則文王之舞所以象成者孰非有天下之象耶樂記曰樂者非謂弦歌干揚也樂之末節也故童子舞之內則曰成童舞象蓋文



王之時雖王事兆見而大統猶未集也以未既集之  
統舞之以未成人之童此所以謂之象舞歟文王世  
子明堂位祭統仲尼燕居皆言下而管象春秋傳亦  
曰象簡南籥蓋文王之樂歌維清於堂上奏鐘鼓舞  
象於堂下其所形容者熙邦國之典而已未及於法  
則肇上帝之禋而已未及於羣祀也熙邦國之典則  
人受之矣肇上帝之禋則天受之矣然則維周之禋  
豈過是哉先儒以象為武王樂誤矣

蕙田案此以象舞為文王之舞先儒之說當  
有所受與朱子祭文王之傳異  
宗元案周頌清廟之三皆祭文王詩乃一時  
之事而有先後耳舊說以維清為象舞者亦  
屬牽附案之經文語氣蓋全不類但此詩既

當祭畢而送神之時則合樂而即舞入亦應  
在此時也若以此為象舞之樂章則未可据  
耳或謂樂舞有行列綴兆每以一節為一成  
如有瞽之永觀厥成亦指舞言則迄用有成  
句正可為象舞之徵矣今姑竝存以俟考

武序武奏大武也

大武周公作樂所為舞也疏直言其奏不言其所  
奏之廟作者雖因奏作歌其意不在於廟故不言廟  
李氏樛曰案禮記總下而山立武王之舞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  
以象周召了治言大武之舞始則持盾正立以待諸侯既而戰鬪既而又使行  
列皆坐以見其為止戈之舞也大武之舞在於止殺其類一也

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  
殷遏劉耆定爾功

朱子集傳周公象武王之功為大武之樂春秋傳以  
此為大武之首章也大武周公象武王武功之舞歌  
此詩以奏之禮曰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然傳以此



詩為武王所作則篇內已有武王之諡而其說誤矣  
陳氏樂書春秋傳曰於文止戈為武戈則器也所以  
示事止則象也所以示志序曰桓講武類禡也桓武  
志也言武志則講武其事也大武之所以為武不過  
如此周官大司樂奏無射歌夾鐘舞大武以享先祖  
由是觀之武奏大武則歌武詩而舞之可知矣樂師  
凡樂出入令奏鐘鼓鐘師凡樂事以鼓鐘奏九夏至  
於執競祀武王首之以鐘鼓喤喤則武奏大武豈不  
以鐘鼓耶  
禮記樂記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  
武之備戒之已久何也對曰病不得其眾也  
李氏光地曰孔子問大武之樂擊鼓備戒已久而後  
興舞何也賈對武王憂人心之未得故欲集眾而後

動也

詠歎之淫液之何也對曰恐不逮事也

李氏光地曰詠歎淫液謂歌者咨嗟流連之聲也對  
言武王順天應人恐不及於事故其形於聲者如此  
又曰此非舞者之自歌也蓋堂下自舞而上歌以應  
之歌言其志舞動其容故合之而當日之事可見  
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對曰及時事也

李氏光地曰謂初舞時手足即發揚蹈地而猛厲也  
對言及時成功故其見於容者如此

武坐致右憲左何也對曰非武坐也

李氏光地曰憲舊讀為軒言舞者之跪右足至地而  
左足軒仰也愚謂以下文分左右觀之疑是招右列  
之人如左法而皆坐耳賈以武王初得天下未敢甯



居故疑其非武坐也

聲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子曰唯丘之聞諸蓑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

李氏光地曰聲淫及商謂歌奏之聲雜以商調也案國語引武王牧野之事音皆尚宮周官大祭祀之樂無商故大武之樂於時有濫入商聲者而賈以非武音對云若果是武音則是殺伐之心動而武王之志荒矣賈之對惟此為得故夫子亟是之

賓牟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則既聞命矣敢問遲之遲而又久何也子曰居吾語汝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

蹈厲所以象威武時也武舞象戰鬪也亂謂失行列也夫行列則皆坐象周公召公以文止武也疏言作樂所以倣象其成功武人總持干盾以正立似山而不動搖也舞人發揚蹈厲象太公威武鷹揚之志

張子曰總干而山立是舞中有一人而象武王之治者然以就舞位而樂尸養老必天子有時而親為也發揚蹈厲之已蚤此則是太公之志及時事而動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此象武功成周召以文治也坐者無事於武也

李氏光地曰上遲字待也當舞之初備戒已久賈言之而夫子不以為非故曰既聞命矣又問其終舞者若有所待而立於綴遲而且久是何意也然賈前數對者能知其意而未能指其實又疑左右竝坐之非故夫子復從初告之曰當其備戒之時舞者持干山立不動者敬天之命乃武王之事也及其發揚蹈厲



之蚤救民伐暴乃太公之志也至於武樂將終左右皆坐偃武修文乃周召之治也若詠歎淫液與聲淫及商則聲歌之事非關舞節且賈對亦已得之故不復告也

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國也分夾而進事蚤濟也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

注成猶奏也每奏武曲一終為一成始奏象觀餘力而反也四奏象南方荆蠻之國侵畔者服也五奏象周公召公分職而治也六奏象兵還振旅也復綴反位止也崇充也凡六奏以充武樂也夾振之者王與大將夾舞者振鐸以為節也駟當為四聲之誤也武舞戰象也每奏四伐一擊一刺為一伐牧誓曰今日之事不過四伐五伐分夾而進者分猶部曲也事猶為也濟成也舞者各有部曲之列又夾振之者象用兵務於蚤成也久立於綴象武王伐紂待諸侯也疏此說武樂六成之意成謂曲之終成每一曲終成而更奏故云成猶奏也武始而北出者謂初舞位最在於南頭從第一位而北出次及第二位稍北出者復綴以崇者謂最在南第一位初舞之時從此位入北至六成還反復此位六奏其曲武樂充備是功成太平周德充滿於天下也經云天子夾振明是尊者故鄭知王與大將也武樂在庭天子尊極所以得親夾舞者人為振鐸者作

武樂時每一奏中而四度擊刺象武王之伐紂四伐也盛威於中國者象武王之德盛大威武於中國也振鐸夾舞者而前進象為事之蚤成也未舞前舞者久立於綴象武王待諸侯之至也熊氏曰前三步以見方此是一成也作樂一成而舞象武王北出而觀兵也作樂再成舞者從第二位至第三位象武王滅商則與前文再始以善往為一也三成謂舞者從第三位至第四位極北而南反象武王克紂而南還也四成謂武曲四成舞者從北頭第一位至第二位象武王伐紂之得南方之國於是疆理也五成謂從第二位至第三位分為左右象周公居左召公居右也六成復綴以崇者綴謂南頭初位舞者從第三位至本位謂六奏充其武樂象武王之德充滿天下此執鐸為祭天時也案祭統云君執千戚就舞位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又下云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冕而總干尚得親舞何以不得親執鐸乎皇氏曰武王伐紂之時王與大將親自執鐸以夾軍眾今作舞樂之時令二人振鐸夾舞者象武王與大將伐紂之時矣王氏曰天子上屬謂作樂六成尊崇天子之德矣此家語文也

張子曰綴兆綴以表行列兆者場域之限也舞以八佾佾以八人為列則六十四人也六成者六奏曲終也大凡舞者必於其中以見其象周始有雍州之地及滅商所得者又有冀青猶有六州之地既得天下必須鎮撫其諸侯故三成而南鎮撫南方諸侯也四成則見南方之國皆疆理而治也五成而分舞列皆



分兩行以象周召分而治也六成復綴以崇此時必改易衣冠服飾使之充盛象治定致文也天子夾振而駟伐以舞列分爲左右則總干者在中央振鐸而舞列夾而進也駟伐者必是舞列四出象兵四出也南國是疆之後亦有不服者如淮夷是也其時須當用兵故言盛威於中國大中國之威也分夾而進夾總干者也久立於綴亦是總干者立於綴也以待諸侯之至舞中亦必有此象是舞人四出後改易衣服以待其至也如言將帥之士使爲諸侯必有變服爲諸侯而出

陳氏禮書先儒謂立四表於郊丘廟庭舞人自南表向二表爲一成自二表至三表爲二成自三表至北表爲三成乃轉而南向自一表至二爲四成自二表

至三爲五成自三表至南表爲六成則天神皆降若八變則又自南而北爲七成自二表至三爲八成則地祇皆出若九變又自三表至北表爲九成人鬼可得而禮焉蓋周都商之西南商都周之東北故武始而北出則至二表矣此三步以見方者也再成而滅商則至三表矣此再始以著往者也三成而南則至四表矣家語曰三成而南反四成而南國是疆則又自北而南至二表矣家語曰三成而南反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則至三表矣此復亂以飾歸者也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家語曰以崇其天子則復初表矣此樂終而德尊也蓋武始而北出則出表之東北以商居東北故也故三成而南則入表之西南以周居西南故也疆南國然後可得而分治分治然後可得而復綴分治繫於臣故散而爲二復綴統於君



故合而爲一樂記言復綴以崇天子繼以夾振之而  
駟伐者又本其始也何則武舞四表所以象司馬之  
四表也夾振之而四伐所以象司馬振鐸司徒皆作  
也夾振之而駟伐詩所謂駟驥彭彭是也復亂以飭  
歸國語所謂布憲施舍謂之羸亂以優柔容民是也  
司馬之四表三表百步一表五十步始則行而不驟  
趨中則趨而不馳走及四表則馳走之時也故五十  
步而已舞之四表蓋不必然

樂書孔子語魯太師之樂以翕如爲作以繹如爲成  
是樂以始作以變成武王之樂六成則六變而已始  
而北出爲治兵所以尙威武也終夾振之而駟伐盛  
威於中國則入爲振旅所以反尊卑也蓋大武之舞  
以鼓進以金止以鼓進則分左右夾而進之所以欲

事功之蚤濟也以金止則久立於綴兆之位而遲之  
所以待諸侯之至也其所以如此者匪棘其欲也致  
天討除人害以對於天下而已

李氏光地曰欲答賈遲久之問故又總武樂六成而  
通說其意其始也舞者自南而北以象武之北出則  
備戒而總干山立時也再成而象武之滅商則發揚  
蹈厲時也三成舞者象武返南四成則象其威服南  
國而疆理之之事五成舞者分爲左右以象周召則  
武亂皆坐時也六成復歸綴位以象天子尊居則所  
謂遲之又久者卽此時矣南回之後二人振鐸以夾  
舞者而以干戈四外擊刺乃武旣克殷而威服中國  
也旣伐則分夾而進不復遲留乃武功早成不黷其  
威也至復於綴位久立不動則武王垂拱以治天下



而待諸侯之自歸也此句已答賈遲久問意下文復推言之

且女獨未聞牧野之語乎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祿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爲諸侯名之曰建纛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散軍而郊射左射狸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劔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藉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教也食三

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若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

李氏光地曰此復推久立於綴之意以答賈之問也言武王偃武功之速而修文德之深漸仁摩義以致太平則非遲而又久不足以形像之也合此章而觀之則其始也備戒之久以見聖人無尚武之心其終也立綴之久以見聖人惟德化之務其間所謂發揚蹈厲盛威中國者亦皆不俄頃而功成此所以商聲之淫必知其非武聲而左右皆坐正所以爲武坐也又曰此章專言樂舞之理

又曰六代之舞不可詳惟武舞見于賓牟賈之問者猶可追想古人遺意所謂周有六成之舞往返進退



坐立步伐當日之武功文德可以觀容而知此樂舞之本意也又如大明之詩所謂上帝臨汝無貳爾心者則與總干山立而相應維師尚父時維鷹揚者則與發揚蹈厲而相宣是故聽其歌觀其舞不啻睹其事遊其世焉故虞氏之亡久矣至孔子在齊聞韶三月忘味者此物此志也降及後代古法寔微然高帝大風之詩起舞而歌之太宗破陣之樂有舞以傳之則象成之意猶有存者近世舞乃有譜則案五聲之音製為五行之象其俯仰周旋左右進退不象其事之實而逐其音之變恐非所謂盛德之形容者矣後有作者采此意而折中之用以發祖宗之功德閔臣下之勤勞道述孝友貞順之休聲移易里巷黎庶之風俗所謂君子于是語于是道古者必有取于茲焉

祭統及入舞君執干戚就舞位君為東上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是故天子之祭也與天下樂之諸侯之祭也與竟內樂之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此與竟內樂之義也註君為東上近王位也皇君也言君尸者尊之也此明祭時天子諸侯親在舞位以樂皇尸也陳氏樂書天子諸侯之於尸非特備禮物以薦之抑又就舞位以樂之蓋廟中在天子則天下之象也在諸侯則竟內之象也故天子冕而總干以樂皇尸非徒樂之所以與天下樂之也諸侯冕而總干亦與竟內樂之古者人君之於廟饗藉則親耕牲則親殺酒則親獻尸則親迎然則樂則親舞不為過矣

方氏愨曰舞位則綴北也君於東上則以君為祭主故也干戚武舞所執也羽籥文舞所執也止言干上武宿夜言之明堂位曰朱于玉戚冕而舞大武正謂此矣  
應氏鏞曰比干仗鉞乃武王臨陣之容朱于玉戚為大舞象成之樂祭而用之於宗廟既以顯先王之功舞而象其形容又欲使子孫知締結之艱難而毋忘



於持守故舞佾非不廣綴兆非不備而君必親執干戚就舞位所謂總干山立  
武王之事也因其事而原其初豈敢憚其勞而付之有司乎先曰親執于戈而  
後獨云總干者以干長於戚而成列可觀也以君之尊躬執其事非樂皇尸也  
所以悅祖考也然食三老五更於大學亦必冕而總干者祭先聖先師而用之  
猶祭之因以樂皇尸也魯之有是舞以周公佐武王伐紂  
周旋軍旅之閒因以敬其神靈也皇大也皇尸猶皇考也

### 蕙田案以上武舞

周禮春官籥師祭祀則鼓羽籥之舞注鼓之者恆為之節

疏之時則使國子舞鼓動以羽籥之舞與樂節  
相應使不相奪倫故鄭云鼓之者恆為之節

鄭氏謂曰于祭祀之時鼓  
而作其羽籥之舞故曰鼓

陳氏樂書古之舞者未嘗不節之以鼓詩曰籥舞笙  
鼓又曰鼓咽咽醉言舞鼓其羽籥之舞則執其羽籥  
習其俯仰屈伸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進  
退得齊焉夫然以事鬼神而祭祀然籥師鼓羽籥之  
舞則文舞而已干戚之武舞不與焉者以掌籥為主  
故也仲尼燕居曰夏籥序與則夏籥者用夏翟以為

籥舞也周之時皆以籥羽舞文樂而文王世子使籥

師學戈豈夏商之制歟

司于掌舞器注舞器羽籥之屬疏鄭知司于所掌舞器是羽籥以其文武

以干為職首其籥師教而不掌若然干與戈相配而不言戈者下文云祭祀授舞  
器則所授者授于與羽籥也案司戈盾亦云祭祀授旅賁受故士戈盾授舞者兵  
云舞者兵唯謂戈其干亦于此官授之司兵云祭祀授舞者兵

鄭注云授以朱干玉戚謂授大武之舞與此授小舞干戈別也  
鄭氏謂曰所掌之武器即謂干楯目干之為器有用兵之時所用者有當舞時  
所用者當舞時所用之干則與用兵所用者異先儒以為羽籥之屬非矣安有  
籥師鼓舞羽吹籥而所執之  
物乃掌于武舞之司干乎

蕙田案司于掌文舞之器故隸春官司兵掌  
武舞之器故隸夏官鄭注以為羽籥之屬非  
無所見鄭氏以為非誤矣

祭祀舞者既陳則授舞器既舞則受之注既已也

鄭氏謂曰祭祀之時俟舞人綴兆行列已  
定則授之以干至于舞畢則受而藏之

詩六雅賓之初筵籥舞笙鼓樂既和奏烝衎烈祖以洽



百禮傳秉簡而舞與笙鼓相應 瑟籥管也設人先求諸陽故祭祀先奏樂滌  
下諸侯所獻之禮 疏籥兮云左手執籥右手執箏是執籥以舞也舞在笙鼓之  
上明其與之相應樂器多矣燕之所用不止於此作者舉鼓舞而言耳此皆燕時  
樂也或以此為節射之樂案射禮主於射畧於樂大射云司射命曰不鼓不釋言  
射不與樂節相應不釋言也樂正命大師曰詒奏釋首聞若一言謂其疏數以節  
射也然則射之樂者擊鼓作歌與射者為節而已不必大作諸樂此云鼓舞相應  
非射樂矣且傳意以此樂和奏可以進樂先福安得捨燕初之盛作而指節射之  
略者乎以此  
知不然矣

朱子集傳籥舞文舞也

何氏楷曰笙鼓鐘篇大射儀所謂笙鐘笙磬皆應笙  
之鐘磬而周禮笙師凡祭祀饗射其其鐘笙之樂亦  
謂與鐘聲相應之笙也又笙有與琴瑟相應者鹿鳴  
所謂鼓瑟吹笙是也有與磬相應者鼓鐘所謂笙磬  
同音是也有與歌相應者儀禮所謂歌魚麗笙絲庚  
是也有與鼓相應者此言笙鼓是也以其為用無所  
不備故特舉之鼓不獨樂以鼓為節射亦以鼓為節

所謂不鼓不釋者也

蕙田案賓筵籥舞笙鼓章毛傳主射言鄭箋  
主祭言朱子從鄭箋何元子從毛傳案如從  
傳則祖妣子孫之語皆無著落合依朱子從  
箋說為是大射儀笙鐘笙磬皆應笙之鐘磬  
何解最的鄭氏訓笙猶生指在東方者而言  
鑿矣

魯頌閟宮萬舞洋洋孝孫有慶

傳洋洋眾多也

春秋隱公五年左氏傳九月考仲子之宮將萬焉

注萬舞

案公羊傳曰萬者何千舞也籥者何羽舞也則萬與羽不同今傳云將萬焉問羽  
數於眾仲是萬與羽為一者萬羽之異自是公羊之說今杜直云萬舞也則萬是  
舞之大名也何休云所以仲子之廟唯有羽舞無千舞者婦人無武事濁泰文樂  
也籥姓云公羊傳曰萬者云云籥者云云羽者為文萬者為武武則左執朱干右  
秉玉戚文則左執籥右秉翟此傳將萬問羽即似萬羽而首以當此時  
萬羽俱作但將萬而問羽數非謂羽即萬也經直書羽者與傳互見之  
數於眾仲注問執對曰天子用八注八八六諸侯用六注六六



人疏何休說如此服虔以用六為六八四十八大夫四為四八三十二士二為二十八十六杜以舞勢宜方行列既減即每行人數亦宜減故同何說也或以襄十一年鄭人賂晉侯以女樂二八為二八之舞知自上及下行皆八人斯不然矣彼傳見晉侯滅樂之半以賜魏絳因歌鐘二肆遂言女樂二八為下半樂張本耳非以二八為二八若二八即是二八鄭人豈以二八為樂賜魏絳大夫四士二二有功德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注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八風八方之風也以八音之器播八方之風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節其制而序其情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注公從之謂天子得盡物數故以八音之器播八方之風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節其制而序其情故自八以下

此婦人之廟詳問眾仲因明大典故傳亦因言始用六佾其後季氏無八佾於庭知唯在仲子廟用六佾而曰六羽羽以象文德平以象武功婦人無武事故獨奏文樂也

公羊傳初者何始也六羽者何舞也初獻六羽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僭諸公也六羽之為僭奈何天子八佾諸公六諸侯四注遂以穀梁子曰舞夏天子八佾諸公六穀梁傳初始也為常穀梁子曰舞夏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初獻六羽始僭樂矣

戶子舞夏自天子至諸侯皆用八佾初獻六羽始厲樂矣注言時諸侯僭侈皆用八佾於是能自減厲而始用六穀梁子曰言其始僭戶子言其始降

張氏元德曰案周禮凡天子諸公諸侯之禮節度數各有等辨必有之論周室正禮當從公羊之說眾仲始欲止用八之僭故畧諸公言之非周禮也曰獻者不宜獻也春秋於此書獻以見六羽不當用於仲子之廟書初以見八佾用於羣公之室一言而盡魯僭禮之本末非聖人莫能修謂此類也汪氏克寬曰春官樂師有羽舞有下舞籥師祭則鼓羽籥之舞司于祭祀舞者既陳則授舞器然則祭祀或文舞武舞並用或止用文舞而不用武舞也

蕙田案以上文舞

周禮春官旄人掌教舞夷樂注四夷之樂亦皆有聲歌及舞

韞師掌教韞樂祭祀則帥其屬而舞之注舞之以東夷之舞

韞凡樂止有聲歌及舞既下別云注凡樂止有聲歌及舞既下別云

韞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注王者必作四夷之樂一天下也

薛氏季宣曰四夷樂或以其服色名之或以其聲音名之服色韞是也聲音依離是也餘不可考韞師之樂施于祭祀大享旄人韞韞氏之樂施於祭祀與燕



者蓋東夷於四夷為長享於燕為重祿師曰帥而序於前旄人  
觀鞞氏曰人曰氏而序於後然則東夷之樂蓋聖人所重與  
祭祀則歛而歌之注吹之以管籥為之聲 疏知吹之以管籥為之聲者  
之聲可知是以笙  
師教吹管籥之等

禮記明堂位味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夷蠻之  
樂於太廟言廣魯於天下也注周禮錄師掌教鞞樂詩曰以雅以南  
以籥不僭廣大也 疏鄭引周禮錄師

以證經之味樂又引小雅鼓鐘之詩以證南蠻之樂任即南也周公德廣於雅用  
四代之樂亦為蠻夷所歸或賜秦蠻夷之樂於庭也唯言夷蠻則或吹可也或云  
正樂既不得六代故  
蠻夷唯與一方也

陳氏禮書正義曰四夷樂名出於孝經緯鉤命決故  
彼云東夷之樂曰鞞持矛助時生南夷之樂曰任持  
弓助時養西夷之樂曰株離持鉞助時殺北夷之樂  
曰禁持楯助時藏皆於四門之外右辟是也案明堂  
位亦有東夷之樂曰鞞南夷之樂曰任又案虞傳云  
陽伯之樂舞株離則東夷之樂亦名株離者東夷樂

有二名亦名株離鄭注云株離舞曲名言象萬物生  
株離若詩云彼黍離離是物生亦曰離云王者必作  
四夷之樂一天下也案白虎通云王者制夷狄樂不  
制夷狄禮禮者所以均中國不制禮恐夷人不能隨  
中國禮也孔穎達詩正義云昧者物生根也南者物  
懷任也秋物成而離其根株冬物藏而禁閉於下故  
以為名焉言南而得總四夷者以周之德先致南方  
故秋官立象胥之職以通譯四夷是言南可以兼四  
夷也然則舞不立南師而立昧師者以象胥曲以示  
法昧四夷之始故從其常而先立之也史記魯定公  
會齊景公於夾谷孔子攝相事齊有司趨進曰請奏  
四夷樂於是旌旄羽仗矛戟劔撥鼓譟而至孔子趨  
進歷階而登舉袂大言曰吾兩君為好會夷狄之樂



何為請有司卻之齊侯乃麾而去晉樂志後漢天子受朝賀舍利從西來戲於殿前擊水化成魚漱水作霧又化成龍出水遊戲以兩大繩兩頭相去數丈兩倡女對行於繩上也

又曰王者舞先王之樂明有法也舞當代之樂明有制也舞四夷之樂明有懷也四夷之樂東曰韎南曰任西曰侏離北曰禁或以其服色名之或以其聲音名之服色則韎是也聲音則侏離是也漢書曰語言侏離其他不可以考鞮韠氏掌四夷之樂旄人掌教四夷之樂韎師則掌教東夷之樂而已然韎師之樂施於祭祀大饗而旄人鞮韠之樂施於祭祀與燕者蓋東於四夷為長饗於燕為重觀韎師曰師旄人鞮韠曰人與氏師序於前而人與氏序於後則夷樂之別可知矣

然詩曰以雅以南記曰胥鼓南而掌四夷者亦以象胥名官則周人於南夷之樂又其所樂者也先儒推四時之理以釋四樂之名以韎為晦昧任為懷任侏離為離根禁為禁閉且曰韎樂持子助時生任樂持弓助時養侏離持鉞助時殺禁樂持盾助時藏白虎通又以侏離為東樂昧為南樂南樂持羽西樂持戟班固又以侏為兜以禁為伶以韎為侏賦曰伶侏兜離蓋各述其所傳者然也然周禮掌教夷樂者皆以所服所執所履名之鄭氏亦以韎為韎韠之韎則韎為服色明矣學者可以捨經而任傳乎先王之於夷樂雖或用之然亦後之而弗先外之而弗內也觀夾谷之會侏儒之樂奏於前而孔子誅之東漢元日揮徒丹國之樂作於庭而陳禪非之則魯納夷蠻之樂於太廟蓋陳



之於門而已唐之時皆奏於四門之外豈古之遺制與

蕙田案以上夷舞

右周廟享之舞

詩小雅楚茨禮儀既備鐘鼓既戒鼓鐘送尸神保聿

歸鐘鼓既戒諸在廟中者以祭禮畢疏祭祀之禮儀既畢備矣鐘鼓之音歸聲既告戒矣謂擊鐘鼓以告戒廟中之人言祭畢也祭義云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此鼓鐘送尸者以哀其享否不可知自孝子之心耳其送尸猶自作樂也

周禮春官樂師及徹帥學士而歌徹令相注學士國子也鄭司農云謂將徹之時也

有樂故帥學士而歌徹者歌雍雍在周頌臣工之什令砥瞭扶工鄭司農云告當相替帥者言當罷也替帥盲者皆有相道之者故師冕見及階曰階也及席曰席也皆坐曰某在斯某在斯曰相帥之道與

小師徹歌注於有司徹而歌雍

詩周頌雝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於薦廣牡相予肆祀假哉皇考綏予孝子宣哲維人文武

維后燕及皇天克昌厥后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既右烈考亦右文母

朱子集傳周禮樂師及徹帥學士而歌徹說者以為即此詩論語亦曰以雍徹然則此蓋徹祭所歌而亦名為徹也

蕙田案以上徹歌

小雅楚茨樂具入奏注燕而祭時之樂復皆入奏疏承前文而言入奏者歌詠雖異樂器則同故皆入也燕然不得同樂而云皆

周禮春官鐘師凡祭祀奏燕樂注以鐘鼓奏之疏知以鐘鼓奏之者以其鐘師奏九夏用鐘鼓故知此燕樂亦用鐘鼓奏之可知也

蕙田案此燕樂是祭畢燕于寢時所作之樂

楚茨樂具入奏是也

旄人凡祭祀舞其燕樂疏舞其燕樂謂作燕樂時使四方舞士舞之以夷樂



黃氏度曰：執樂祭賓，享必舞之，散樂夷樂祭祀賓。客則舞其燕樂，不用燕舞，則不舞。是則執節近雅歟。

禮記禮器其出也肆夏而送之，蓋重禮也。

注其出也，謂諸侯之賓禮畢而出也。

樂以節之，肆夏當為該夏。疏：知肆夏為該夏者，以大司樂大饗諸侯，則諸侯出入奏肆夏。此經是助祭後無算爵禮畢，各醉而出，以貴重於禮。猶奏該夏而戒之，故燕禮大射賓出奏該夏明不失禮也。

陳氏樂書：賓入奏納，夏賓出奏肆夏。自外入而納者，物有所受之也；自內出而肆者，情有所放者也。方其始也，以人為主，故納夏言其有所受，此鐘師掌九夏而鄭氏以為四方賓來則奏納夏是已。方其終也，以出為主，故肆夏言其有所放，此禮器言大饗而繼之，以其出也。肆夏送之以重禮是也。又曰：明王行大饗之禮，四海諸侯各以其職來祭，其祭而入也，各貢國之所有以修職，其畢而出也，王奏肆夏之樂而送之。國語曰：金奏肆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大饗之禮

天子所以享元侯之樂，送所以來祭之諸侯，非重禮而何？今夫歌皇華以送之，天子所以待使臣也。歌采薇以送之，天子所以待帥臣也。奏肆夏以送之，天子所以待諸侯也。於大饗言肆夏以送之，則有送而無迎，臣之而弗賓，故也。於饗燕言賓入門而奏肆夏，則有迎而無送，賓之而弗臣，故也。若夫兩君相見之禮，入門而縣興，客出以雍而肆夏，不與此諸侯之樂，所以不敢抗天子，歟。晉侯之享穆叔，春秋罪之。趙文子奏之於家，禮經非之，為僭天子，故也。

新安王氏曰：諸侯為賓禮畢而出，作樂以節之，蓋以下之事上，其致貢有物，所以將事上之誠待之終之，以樂言始終不可失節。鄭謂肆夏當作該夏，案大司樂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而大饗諸侯則諸侯出入奏肆夏，考其意，饗則賓出奏肆夏，重賓也。燕則有無算爵，恐其醉而失禮，故奏該夏戒之也。然則助祭之後，出廟門疑奏肆夏，不奏該夏，禮謂助祭之後無算爵，禮畢客醉而出，宜奏該夏，故燕禮大射賓出皆奏該夏，明不失禮。其說不然，享於廟，燕於寢，故日饗以訓恭儉，其禮意主於嚴，燕以示慈惠，其禮意主於歡，為有無算爵，故也。廟中之饗，必不至醉，饗於廟，燕於廟，安得該夏以警其失禮乎？



蕙田案祭畢之燕止及同姓不及異姓異姓歸燔脈所以尊之同姓則留與燕所以親之楚茨言諸父兄弟備言燕私不及賓客則無異姓可知也至無算爵即旅酬後面事皆行於廟中之禮非燕於寢之時之禮王氏謂賓皆燕於寢又云燕有無算爵稽之祭禮皆不合

又案以上祭畢之樂

詩周頌絲衣序絲衣繹賓尸也繹又祭也天子諸侯也繹以祭之明日則大夫曰賓尸與祭同日周曰繹商謂之彤音義絲衣繹祭之服疏絲衣詩者繹賓尸之樂歌也祭宗廟之明日又設祭祀以尋繹昨日之祭謂之為繹以賓事所祭之尸經之所陳皆繹祭始末之事也絲衣其紕載弁俵俵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魚兕觥其觶旨酒思柔不吳不敖胡考之休

蕙田案此詩已載入星辰條下今仍序說竝

存俟考

春秋宣公八年壬午猶繹萬人去籥

籥管也猶音可止之詞魯人知卿佐之喪不宜作樂而不知廢繹故內舞去籥惡其聲聞疏公羊傳曰萬者何千舞也籥者何籥舞也其言籥入去籥何去其有聲者不廢其無聲者知其不可而為之也猶者何通可以已也是萬為舞名禮明堂位曰朱于玉戚冕而舞大武千楯也戚斧也此舞者左手執楯右手執斧故謂之武舞言王者以萬人服天下故以萬為名詩言碩人之舞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鄭元云籥如管六孔何休云吹之以籥舞也故吹籥而舞謂之文舞魯人知卿佐之喪不宜作樂故去其有聲而不知廢繹納舞去籥惡其聲聞也尋杜注意直云萬舞名以注隱五年亦直云萬舞也下問羽數則萬是舞之大名不取公羊萬是千舞之義則執羽吹籥是為萬舞故杜云納舞去籥惡其聲聞是無千舞籥舞之別名也

呂氏祖謙曰萬舞文武二舞之總名籥舞文舞之別名文舞又謂之羽舞蓋文舞吹籥秉翟羽也萬人去籥者文武二舞俱入於二舞中去羽舞吹籥者何氏楷曰萬初學記云大舞也所以名萬者何休以為象武王以萬人定天下民樂之故名之然商頌曰萬舞有奕夏小正曰丁亥萬用入學竹書帝舜十七



年春二月入學初用萬則萬之稱其來已久或但取萬物得所之義耳舞者用兩足左右相背故其字從舛山海經云帝俊八子始為舞又呂氏春秋云陰康氏之始陰夕滯伏民氣鬱悶故作舞以宣導之毛傳云以干羽為萬舞案武舞名干舞言干則有戚矣文舞名羽舞言羽則有籥矣或以文舞為籥舞呂祖謙云鄭康成據公羊傳以萬舞為干舞蓋公羊釋經之誤也春秋書萬入去籥言文武二舞俱入以仲遂之喪於二舞之中去其有聲者故去籥焉公羊乃以萬舞為武舞與籥舞對言之失經意矣若萬舞止為武舞則此詩與商頌何為獨言萬舞而不及文舞耶左氏載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婦人之廟亦不應獨用武舞也然則萬舞為二舞之總名明矣又左莊二十

八年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為館於其宮側而振萬焉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蓋謂萬舞之中有武舞焉非專以萬舞為武舞也

公羊傳萬者何干舞也

注于謂楯也人為扞難而不使害人故聖王貴之以為武樂萬者其籥名武王以萬人服天下民樂之故名之云耳

籥者何籥舞也

注籥所吹以節舞也吹籥而舞文樂之長

去其有聲者

注不欲令人聞之也廢其無聲者注廢置也置者不去也齊人語存其心焉

爾

傳說會纂杜氏預以萬為舞名無干舞籥舞之別公羊以萬為干舞籥為籥舞則文武分焉二說不同孔氏穎達詩疏從鄭箋以萬舞為干舞而此條則依違其閒未有定解今觀隱五年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則萬兼文舞明矣婦人之廟豈得常用武舞乎毛氏詩傳以干羽為萬舞呂氏祖謙以萬為文武



二舞之總名朱子亦用其說則公羊非也

蕙田案以上繹祭之樂

右周祭畢繹祭之樂

蕙田案宗廟祭祀之樂自伊耆氏爲土鼓蕢桴葦籥女媧爲笙簧而樂肇焉黃帝樂曰咸池亦曰大成堯曰大章亦曰大卷亦曰雲門舜曰韶亦曰九磬夏曰大夏殷曰大濩周曰大武謂之六代之樂虞時后夔典樂垂作和鐘書云夏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則堂上之樂也下管鼗鼓合止祝敔笙鏞以間則堂下之樂也夏后氏之鼓足龍筍虬以懸鐘磬商有楹鼓有崇牙祭祀尙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商頌那之詩鞀鼓奏鼓管聲庸鼓皆堂下

之樂惟湯孫奏假鄭氏以爲奏升堂之樂弦歌依之依我磬聲卽堂上之玉磬陳暘曰堂上言依我磬聲則夏擊鳴球搏拊琴瑟之類舉矣堂下言鞀鼓管庸則祝敔笙籥之類舉矣是也周之樂有堂上有堂下有登歌有下管有閒歌有合樂有大合樂有分樂有文舞有武舞有夷舞在堂上者明堂位玉磬大琴大瑟中琴小瑟禮器列其琴瑟樂記清廟之瑟是也在堂下者莫詳於周頌有瞽篇曰有瞽有瞽在周之庭下所陳皆在庭之樂也設業設虞崇牙樹羽言設橫者之業又設植者之虞其上刻爲崇牙因樹置五采翫羽以爲之飾亦謂之璧翬業又謂之筍春官典庸器



冬官梓人明堂位檀弓皆言筍虞而不言業此及靈臺言虞業而不言筍互相備也應田縣鼓應小鼓卽大射禮應鞀小師擊應鼓是也田毛以爲大鼓鄭以爲小鼓卽鞀鼓大師令奏鼓鞀小師鼓鞀是也縣鼓卽商所植之楹鼓周則縣而擊之孔疏以爲應田皆縣之虞業爲縣鼓非也禮器縣鼓在西應鼓在東則縣與應不得爲一矣禮器疏陳暘以縣鼓爲大鼓是也而陳祥道以爲晉鼓何楷以爲路鼓一據罇師祭祀擊晉鼓之文一據鼓人以路鼓鼓鬼享大司樂路鼓路鼓之文則何說似長也鞀磬祝圉旣備乃奏簫管備舉鞀亦作鼗又作鞀月令修鞀鞀何楷以爲卽大

司樂之路鼗是也鼗與鼓同聲相應故大司樂俱以鼓鼗相配小師亦以鼗鼓并而鼓之那言置我鞀鼓亦謂并植鞀與鼓也磬朱子以爲石磬磬師掌教擊磬鄭以編磬釋之是也祝一名控所以合樂圉亦作鞀一名楊樂記聖人作爲控楊虞書合止祝鞀是也奏何楷以爲金奏當據鐘而言則鐘師所掌之事也簫編竹爲之舜樂以簫爲主故名韶箭管如箎六孔周樂以管爲主故凡言堂下樂者皆云下管大司樂所云孫竹之管孤竹之管陰竹之管是也鼗祝鞀簫管太師掌其教鞀矇掌其器矇瞭掌其縣此詩於八音缺匏土偶未及耳其陳設之位則禮器云廟堂之下



縣鼓在西應鼓在東大射儀樂人宿縣於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其南鑄一建鼓在阼階西南鼓應磬在其東南鼓頌磬東面其南鐘其南鑄皆南陳一建鼓在其南東鼓朔磬在其北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蕩在建鼓之間鼗倚於頌磬西紘鄭注笙猶生也成功曰頌東方鐘磬謂之笙西方鐘磬謂之頌皆編而懸之鑄如鐘而大奏樂以鼓鑄爲節建猶樹也應磬應朔磬也先擊朔磬應磬應之在東使其先擊小後擊大蕩謂竹也謂笙簫之屬倚於堂紘編磬繩也推射樂之陳設可知祭樂之陳設笙鐘笙磬謂應笙之鐘應笙之磬頌磬卽所謂歌磬鄭訓笙爲生爲東

頌爲成功爲西恐不然也周禮祭祀之事有應有棘無朔大射有朔有應無棘賈氏以爲凡言應者應朔磬祭祀既有應明有朔而陳祥道黃度則云朔磬卽棘理或然也登歌在堂上春官大師登歌合奏擊拊小師登歌擊拊明堂位祭統燕居竝云升歌清廟樂記清廟之瑟朱紘而疏越一倡而三歎郊特牲歌者在土貴人聲也儀禮鄉飲燕禮有升歌三終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亦其事也下管在堂下大師下管播樂器小師下管擊應鼓明堂位祭統燕居竝云下而管象郊特牲匏竹在下鄭云特言管者貴人氣也鄉飲燕禮有笙八三終言陔白華華黍又下管新宮亦其事



也閒歌者閒代也堂上一歌堂下一吹迭相  
代也鄉飲燕禮閒歌三終歌魚麗笙由庚歌  
南有嘉魚笙崇邱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是也  
合樂者堂上堂下歌瑟及笙竝作也鄉飲燕  
禮合樂三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  
采芣采蘋是也大合樂者月令季春之月文  
王世子大合樂疏家以爲合舞合吹大司樂  
之大合樂疏家以爲徧作六代之樂是也分  
樂者一以合辰之樂分用之合辰者子與丑  
合寅與亥合戌與卯合辰與酉合申與巳合  
午與未合大司樂乃奏夷則歌小呂以享先  
妣乃奏無射歌夾鐘以享先祖是也一以六  
代之樂分用之大司樂九德之歌九磬之舞

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  
禮矣鄭云先奏是樂以致其神禮之以玉而  
裸焉乃後合樂而祭之據此則是先分樂後  
合樂也說恐未是案大司樂圜丘之樂六變  
方丘之樂八變先儒以爲皆降神之樂奏黃  
鍾歌大呂以祀天神奏太簇歌應鍾以祭地  
元先儒以爲祀神之樂而鄭氏解禮謂人道  
宗廟有灌天地大神至尊不裸是天地無灌  
故作樂宗廟既有裸則不宜有九變之樂也  
先儒謂分樂乃將享所用九變之樂乃禘祫  
所作理或然也舞有文舞有武舞文舞羽籥  
武舞干戚文王世子春夏學干戈教武舞也  
秋冬學羽籥教文舞也周禮籥師鼓羽籥之



舞司干掌舞器鄭以爲羽籥之屬樂記羽旄  
羽籥旄狄皆文舞之器也司兵授舞者兵鄭  
以爲朱干玉戚之屬司戈盾授舞者兵卽戈  
盾樂記干戚干揚皆武舞之器也虞書舞干  
羽於兩階干武舞在西階羽文舞在東階左  
傳象箭南籥象箭文王武舞南籥文王文舞  
明堂位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  
而舞大夏祭統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  
舞大夏大武則武舞之樂大夏則文舞之樂  
也總名曰萬舞簡兮詩執籥秉翟文舞也而  
曰公庭萬舞左傳考仲子之宮將萬焉而所  
獻者六羽是文舞名萬也左傳合尹子元欲  
蠱文夫人爲館於其宮側而振萬焉夫人曰

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夏小正萬者干戚  
舞也是武舞名萬也公羊鄭康成並以萬爲  
武舞籥爲文舞非也四代之舞皆有萬稱竹  
書帝舜十七年春二月入學初用萬夏小正  
曰丁亥萬用入學商頌曰萬舞有奕則萬之  
名自古有之萬爲盈數取眾多意何休以爲  
武王以萬人得天下故名非也其文舞之容  
簡兮詩曰左手執籥右手秉翟樂記曰屈伸  
俯仰綴兆舒疾樂之文也又曰終始象四時  
周旋象風雨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  
不好是也武舞之容則樂記總干山立發揚  
蹈厲武亂皆坐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  
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



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夾振之而駟伐分  
夾而進久立於綴又曰先鼓以警戒三步以  
見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今案記云其  
治民勞者其舞行綴遠其治民逸者其舞行  
綴短則六代之舞其行列自有遠近不必盡  
同也武舞重於文舞故祭統曰舞莫重於武  
宿夜又曰及入舞君執干戚就舞位君爲東  
上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則是君親  
爲舞樂記總干而山立即謂此也武舞又先  
於文舞陳祥道曰書言舞干羽則先干而後  
羽樂記言干戚羽旄謂之樂則先干戚而後  
羽旄郊特牲明堂位祭統皆言朱干玉戚冕  
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則先大武

而後大夏蓋曰武以威眾而平難文以附眾  
而守成平難常在於先守成常在於後是也  
四夷之舞在四門之外周禮旄人掌教舞夷  
舞韎師掌教韎樂鞮韠氏掌四夷之樂與其  
聲歌陳氏禮書曰王者舞先王之樂明有德  
也舞當代之樂明有制也舞四夷之樂明有  
懷也是也其次序之可知者先一日大胥鼓  
徵典庸器設筍虞大司樂宿縣樂師大師小  
師瞽矇眡瞭磬師笙師鐘師鎛師各展其器  
與聲祭之日王入廟門金奏王夏迎尸金奏  
肆夏作樂降神裸獻迎牲金奏昭夏登歌大  
師帥瞽人登堂于西階之東北面相者授清  
廟之瑟小師擊拊下管大師播樂器奏鼓先



禮樂卷三  
五  
棘後應先西後東乃閒歌乃合樂大司樂帥  
國子舞樂師皐舞大胥正舞位小胥巡舞列  
司干授羽籥司兵授朱干玉戚司戈盾授戈  
盾大武之樂凡六成九磬之舞凡九變每樂  
一成樂師告備九獻酬酢之禮畢乃擊鐘鼓  
告利成送尸金奏肆夏徹俎樂師帥學士歌  
徹賓出奏陔夏而送之祭畢燕於寢則樂具  
入奏蓋卽鐘師所掌旄人所舞之燕樂也明  
日繹祭亦有樂舞春秋宣八年壬午猶繹萬  
入去籥是繹有萬舞可知也



